

## 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

林政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觀念開展以及資料流布，女性作家已成為明、清文學研究中備受關注之主題，且已取得若干的成果。然而清代女作家多達數千人，研究重心卻大多集中於個別作家，且以少數名家為主，整體性尚嫌不足。個人認為，由於女性之生活面相對狹小，其經歷、心情往往散見於作品之中；其家人及友朋作品亦時有相關訊息，可供相互印證或補充。故研究清代女作家，應兼從家族及群體之角度入手，方能得其全面。

清代女作家的分布具有家族性、地域性及群體性之特色，已是不爭之事實。如蘇州之張學雅、張學魯、張學儀、張學典、張學象、張學聖、張學賢七姊妹；松江之章有淑、章有湘、章有渭、章有閑、章有澄、章有泓六姊妹，陽湖之張縉英、張細英、張綸英、張紉英及錢塘之袁機、袁杼、袁棠、袁杰四姊妹；會稽之商景蘭、商景徽兩姐妹；上海陸鳳池及曹錫珪、曹錫淑、曹錫堃母女；丹徒陳蕊珠和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母女；俱為著名之才女家族<sup>1</sup>。其中特別引起筆

<sup>1</sup>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及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著錄如下：張學雅姊妹，見胡書，卷14，頁528-529；施書，頁87-88。章有淑姊妹，見胡書，卷6，頁165及卷14，頁550、941；施書，頁54-55。張縉英姊妹，見胡書，卷14，頁517、521、525-526、530、854；施書，頁512-514。袁機姊妹，見胡書，卷13，頁490、492、494、852；施書，頁230-232。商景蘭姐妹，見胡書，卷6，頁155-156及卷14，頁503；施書，頁28-30。陸鳳池母女，見胡書，卷15，頁619及卷14，頁539-540；施書，頁197-199。陳蕊珠母女，見胡書，卷15，頁602及卷19，頁762-763、852；施書，頁269、332-333。

者注意者，乃是以左錫璇 (1829-1895)、錫嘉 (1831-1894) 姊妹爲主之陽湖左氏一家。不僅由於左氏一門才女輩出，人數甚多，更因其跨越之領域甚廣，而且成就斐然。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左錫璇、左錫嘉姊妹及錫璇之女袁毓卿，錫嘉之女曾懿 (1853-1924)、曾彥 (1857-1890)、曾鸞芷等六人，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則著錄左錫璇、左錫嘉、袁毓卿、曾彥四人<sup>2</sup>，列舉諸人之詩詞集；實則六人不僅長於詩詞，且均工於書畫。至如錫璇、錫嘉之大姊婉洵、四姊錫蕙，其弟元成、堂姊左白玉、姑母左次芬，以及婉洵之子莊安齡、元成諸女等俱善書畫，並有作品傳世，可謂一門風雅。文學藝術以外，曾懿更深究醫理，撰有《醫學篇》八卷，是中醫學史上重要著作之一；而其《女學篇》倡導女子教育，尤爲近代男女平權理論之先鋒。故對左氏一門進行群體之研究，乃是極具意義之課題。

在進行系列研究之前，必須先釐清諸人之親族關係，蓋詩詞本爲抒發情感之用，未必事事皆記，其中所涉事蹟，亦未必交代清楚，然而相關記載，卻往往見其親屬作品中，若能蒐得相關資料，則可收互補之效。唯是如何蒐羅，端賴親族表之建立。故本文寫作宗旨即在釐清以左錫璇、左錫嘉、曾懿、曾彥兩對姊妹爲主之左氏一門才女之親屬關係，以作爲日後研究諸人作品及探索諸人與親族間互動關係之基礎。全文以錫璇、錫嘉及曾懿、曾彥四人之作品爲主，輔以宗譜以及其他親人之著作，嘗試建構左氏姐妹之家族關係表，並就其中相關問題提出討論。此一工作，須結合文獻蒐集整理、作品分析比對、親屬輩份釐清等研究，由於其親族關係繁複，而可供參攷之資料殊爲不足，故若干問題須俟日後續作研究。

## 二、文本之蒐集與整理

本文所析論之親族關係，以與諸才女相關者爲主。主要之材料，自非其本

<sup>2</sup> 《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六人，錫嘉、錫璇部分見卷8，頁266-267；曾彥、曾懿、曾鸞芷見卷16，頁636-638；袁毓卿見卷13，頁493。《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亦著錄左錫璇、左錫嘉、袁毓卿、曾彥四人（見卷10，頁575-579）。按：曾家幼女是否名「曾鸞芷」，筆者認爲仍有疑點。胡文楷因《華陽縣志》著錄《曾鸞芷遺詩》，故稱其爲「曾鸞芷」，然曾家女兒似均爲單名，「鸞芷」或爲字。錫嘉詩中稱其爲「社兒」，故下文均依之，稱爲「曾社」。說詳後。

人著作莫屬；然而文學作品多為隨興之作，其中未交代背景或事蹟模糊者所在多有。唯因左氏乃書香世家，其「家學淵源，流傳有緒」<sup>3</sup>，親族中固多能文之士，各人之心情、事蹟往往見其著述中；而與諸女曾經來往之人士，其作品中亦可能有相關記載，並可取以互相補充或印證，以作為瞭解其生平之一助。是以筆者更就諸女作品中所及人氏，廣蒐其著作，包括諸人之夫婿、親戚、朋友等，以期尋繹可能之線索<sup>4</sup>。再取相關年譜、宗譜等資料作為輔助，以釐清彼此之關係。茲先就蒐羅所得，將本文使用之文獻資料臚列於下：

### （一）第一代才女

#### 1. 左錫嘉

今傳左錫嘉之著作有二種，一為全集，一為詞集：

- (1) 《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收入曾詠、左錫嘉：《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光緒十七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此書收左錫嘉及其夫曾詠作品，有「光緒辛卯秋分定襄官署開雕」牌記，即始刻於光緒十七年（1891）。曾詠部分有《吟雲仙館詩稿》一卷；左錫嘉部分包括《冷吟仙館詩稿》八卷、《冷吟仙館詩餘》一卷及《冷吟仙館文存》一卷，其後並有《冷吟仙館附錄》一卷。《冷吟仙館詩稿》八卷，卷一為〈浣香小草〉，卷二至三為〈吟雲集〉，卷四為〈卷菴吟〉，卷五至八為〈冷吟集〉。《文存》錄左錫嘉〈曾氏譜序〉及為其夫婿曾詠所撰之〈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像讚〉（以下簡稱〈像讚〉）、〈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附錄》收時人胡毓筠、李慈銘等四十二人之題辭<sup>5</sup>。另有其婿林尙辰所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以

<sup>3</sup> 繆荃孫〈古歡室詩詞集序〉語。見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光緒三十三年刊本），序頁5b。

<sup>4</sup> 如周天麟與左錫嘉之夫曾詠為莫逆交，曾為錫嘉之《冷吟仙館詩稿》作序並校對，其夫人蕭恆貞與錫嘉知交三十年。周之《倚月樓詞》卷二中有與錫嘉相關之詞作二首，一為〈滿江紅·題孤舟入蜀圖〉，一為〈減字木蘭花·旭初屬題邯鄲夢影圖〉。前者雖已刻入《冷吟仙館詩稿》「附錄」中，然略去小序。凡此之類，均為研究女作家交遊之素材。唯本文限於篇幅，以親族部分之討論為主，暫不及於交遊。

<sup>5</sup> 按：四十二人中，胡毓筠、秦煥、童棫三人各有二篇，故為四十五篇。其中有三十八篇題左錫嘉之「孤舟入蜀圖」。

下簡稱〈節略〉），為考訂左錫嘉生平之重要參考；林文作於光緒十五年（1889）七月，為左錫嘉六十大壽而作，文中有「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太夫人六旬設悅之辰」一語，更為推定左氏生年之重要依據。

此應是本書最通行之版本。筆者曾比對國家圖書館（臺北）、哈佛燕京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所藏，三者內容均如此。唯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另著錄「曾氏家訓一卷」，云：

是書附於集後，內分承歡、善體、辭色、寢膳、服勞、立志、侍疾、諫諍、出游、曲慰、喪葬、祭祀十二章。又女訓七章、五戒五章，有孫壻世鑠、子光煦跋。<sup>6</sup>

然上述三本均無《曾氏家訓》。筆者近日復於上海圖書館覓得另一套《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開卷即是《曾氏家訓》，與胡氏所見者不同。「曾氏家訓」四字為其媳謝述題署，其後有外孫女林專一所書「光緒十七年季夏鐫於晉昌署」篆字，正文題下署「冰如老人手緝，子光煦校鐫」，共分承歡、善體、辭色、寢膳、服勞、立志、侍疾、諫諍、出游、曲慰、喪葬、祭祀十二目。其後為「女訓」，包括閨訓、婦道、侍舅姑、和妯娌、節義、母儀、御下七目，接為「五戒」，分戒色、戒賭、戒煙、戒言、戒殺五目。末有其外孫壻「世鑠」光緒十七年六月跋及同一年曾光煦之誌語，謂《家訓》兩冊乃由世鑠繕付劖劂。「世鑠」乃錫嘉外孫壻，胡氏謂「孫壻」，非是<sup>7</sup>。且光煦誌語後又附有錫嘉庚辰十二月十二日致曾光煦家書一封，稱為「訓政家書」<sup>8</sup>。由於其中多處舉出生活實例以教示子女，故對瞭解左氏家族頗有助益<sup>9</sup>。

<sup>6</sup>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267。

<sup>7</sup> 世鑠跋云：「冰如老人，世鑠內子外王母也。己丑隨侍，於今三年」見跋頁1ab。曾光煦誌語稱世鑠為「鍊亭甥倩」，知鍊亭為世鑠之字或號，唯不知其姓。《曾氏家訓》前有外孫女林專一題篆，世鑠應即林專一之夫。《冷吟仙館詩稿》中有〈送林外孫女孟乙姊弟至絳州途中作〉、〈留別孟乙外孫輩〉二詩（見卷8，頁6a、8b），由此可知，林孟乙即林專一，為曾玉及林尚辰之長女。

<sup>8</sup> 此家書共二頁，其後有光煦記，云：「訓政之詞，筆不勝錄。今將筮仕之初寄諭之第一函刻於家訓之末，以誌不忘。」

<sup>9</sup> 如「閨訓」有云：「余九齡失恃，先父供職都門，余依七孀育。孀多疾，每見伯叔父母訓責弟妹輒隱泣，自悲失教。十五入都隨侍父母，……」，較林尚辰〈節略〉所謂「九歲失恃，育於叔母家。時巢生公以大理寺丞官京師，太夫人旋入都奉侍，曲盡孝思，無微不至，尤能得繼母憚夫人歡心」云云（見《冷吟仙館附錄》，頁32a），所敘更為詳細。又如述母教云：「余幼失恃，隨宦都門，將于歸前，伯姊婉洵函述母教而規之曰……」，俱可補錫嘉事蹟。

不僅如此，此書後尚有曾光岷所書〈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以下簡稱〈事略〉）一文，敘左錫嘉生平事蹟，多有他書所未見者。

(2) 《冷吟僊館詩餘》一卷，南陵徐氏刻《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

此書異體字甚多，唯就內容言，則與合刻本所收詩餘部分無甚差異。

## 2. 左錫璇

有關左錫璇之著作，《清史稿》著錄《卷菴閣詩集》，或有誤<sup>10</sup>。一般所見，僅有《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碧梧紅蕉館詞》一卷。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謂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著錄《碧梧紅蕉館詩》三卷；今查施書，並無此等資料，未知胡氏何據<sup>11</sup>。唯是曾懿《女學篇·自序》有云：「今將君姑所作《碧梧紅蕉館詩集》、懿所作《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均付之棗梨。」據此，則《碧梧紅蕉館詩集》，當日確曾付梓。未知何以未見流傳。筆者近日於上海圖書館，先後覓得左錫璇詩詞集四種，合共詩四卷、詞二卷，均為學界前所未見。茲略述其概況：

第一批尋獲之左錫璇鈔、稿本共三種：

(1) 《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二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一卷 左錫璇撰，稿本<sup>12</sup>。

此書詩作部分共二卷，卷端首行題「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卷上」，次行作「歸雲集」，下署「蘭陵左錫璇初稿」，共收詩六十四首；次卷原題作「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卷二」，「二」下另標「下」字。次行亦有「歸雲集」及「蘭陵左錫璇初稿」字樣，共收詩一〇六首，其中〈斷腸草〉長詩一篇，題云「招魂」，乃是其夫死後，錫璇仿《楚辭》所作哀歌<sup>13</sup>，二卷合共一七〇首。其中卷

<sup>10</sup> 《清史稿》云：「袁績懋妻左，績懋見〈忠義傳〉。左名錫璇，字芙江，陽湖人。事親孝，父病，剗臂和藥進。工詩善畫，書法尤精，著有《卷菴閣詩集》。」見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46冊，卷509〈列傳·列女二〉，頁14081。按：錫璇有《卷菴閣詩集》之說，未見他書稱引，且左錫嘉之《冷吟仙館詩稿》卷四即為〈卷菴吟〉，未知是否有混淆。

<sup>11</sup> 胡文楷云：「《清代閨閣詩人徵略》著錄（未見）」，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8，頁266-267。唯查《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僅謂左錫璇「有《紅蕉仙館詞》」，其後引《聽秋聲館詞話》及《小檀欒室閨秀詞》小傳，並未及其他著作。見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頁575。

<sup>12</sup> 此據上海圖書館著錄之資料，下二種同。

<sup>13</sup> 次行題「招魂」，云：「余自年歲之締好兮，幸薦蘿託乎喬松。湖八載以相處兮，永無詠

上第十首〈曉發滄州〉（四野雞聲續）與卷下第八十八首重見，故實爲一六九首。詩餘部分題「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下署「蘭陵芙江氏左錫璇初稿」，共收詞五十六首。《詩草》及《詩餘》卷端均鈐有「長沙徐氏」朱文方印，另有圖章多方<sup>14</sup>。

(2)《碧梧紅蕉僊館詩草》一卷 左錫璇撰，稿本。

此書卷端首行題「碧梧紅蕉僊館詩草卷一」，實僅得一卷，其後並無卷二。次行作「燕臺隨侍集」，下署「晉陵芙江氏左錫璇初稿」，卷前有長沙徐樹銘敘。云：

戊午之歲，季秋九月，吾友袁君厚齋戰歿于富屯之虛。時樹銘方自京師南行，涂路萬里，人事闕絕，然當月明露夜，遯裏良引，每冀旌旆禽渠斬馘。既至江山，迺聞斯徂，釃酒之淚、大招之哭，慟已。自踰嶺表，聞見日悉，山陽感舊，益用悽然。既而仲子實徠乃發遺篋，出示撰著，反復誦味。淒涼寶劍，空拂龍文；寂歷古瑟，怨生瓊柱。觀寄內諸作，忠憤幽憊，非人能堪。逆知山雞之鏡，必諳對舞；司空之琴，非成孤聽。今歲云暮，獲觀夫人所著詩詞若干卷，孤雌遠嘯，寡鵠悲鳴，乍啓卷帙，怒焉若忘。……展誦氣結，聊爲斯云。元配吳夫人亦嫺屬辭，凡詩如千篇，並附著。咸豐己未子月二十有一日長沙徐樹銘敘。<sup>15</sup>

按：左錫璇之夫袁績懋，字厚齋，道光二十七年進士，爲平定捻亂，於咸豐八年（1858）九月十二日戰死於福建順昌<sup>16</sup>。徐樹銘，字壽蘅，湖南長沙人。與袁績懋爲同榜進士，且曾督學福建，按試興、泉，故與績懋交往密切<sup>17</sup>。徐氏此文撰於咸豐己未（1859）十一月，即袁氏歿後隔年。此書共收詩二四九首，其中第四十七首〈冬日早起〉（庭館悄無人）與第一一八首〈曉起〉（庭館悄無人）重複<sup>18</sup>，實收詩二四八首。徐氏敘文謂本書後附有袁績懋原配詩作，今本未見；觀

乎終風。……」左錫嘉有〈五姊芙江爲其夫袁厚安觀察績懋在閩陣亡，作招魂詩寄示，沈慟淒絕，令人爲之悲惋〉詩，所謂「招魂詩」即指此。見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3，頁13b。

<sup>14</sup> 《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卷上首頁有「含英書畫」、「郁芬女史」、「師古齋」三印，卷下首頁有「壽菱艸堂」及「芷泉」二印；《詩餘》卷前有「長毋相忘」、「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卷後有「各有因緣」及「芷泉」等印。按：師古齋爲長沙坡子街著名書畫店。

<sup>15</sup> 見左錫璇：《碧梧紅蕉僊館詩草》（稿本），序頁1a-2b。

<sup>16</sup> 見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第44冊，卷490〈列傳·忠義四〉，頁13544。

<sup>17</sup> 同前註，第41冊，卷442〈列傳〉，頁12425。

<sup>18</sup> 第五句一作「灸硯銷餘凍」，一作「灸硯摹殘帖」，二首僅此三字之異。

此書卷端有「卷一」字樣，可能佚去卷二以下。

(3) 《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一卷，佚名撰，鈔本。

此書除卷端題「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外，無署名，亦無印章。上海圖書館著錄作者「佚名」。共收詞四十七首。

按：上述各書應出自一源，理由有二：

(1) 《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及《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前之「長沙徐氏」，應即為《碧梧紅蕉僊館詩草》作敘之「長沙徐樹銘」。

(2) 《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之作者，上海圖書館列為「佚名」；然由書名觀之，三種明為二套，一作「吟館」，一作「僊館」，均有「詩草偶存」及「詩餘偶存」二部分，足證此亦左錫璇所撰。

經仔細核對此三卷詩作之內容，發現其中有與袁績懋聯句八首、與左錫嘉聯句二首，署名均作「娟」，知左錫璇又有「娟」之一名。按：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曾著錄左芸娟《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一卷，云：

芸娟字小桐，江蘇陽湖人，左婉洵、左小蓮之妹。上海圖書館藏味棣主人寫本。行草極工，用綠行紙鈔。魚尾下有「砥齋寓賞」四字，書名下題「小桐左芸娟未定稿」一行。前有味棣主人題辭，凡詩二百首。<sup>19</sup>

據此，左芸娟顯然即是左錫璇。筆者因而按圖索驥，再向上海圖書館查尋，果然得見左錫璇又一詩集。此書為稿本，卷端題「碧梧紅蕉吟館偶存詩草卷一」，其下署「小桐左芸娟未定稿」，卷前有題辭一頁，云：

小桐五妹以詩草一束，屬為點定，俗事匆促，未有以應也。壬子秋日，作客蘭陽旅舍，岑寂無可與之，展而閱之，頗可采擇，因先錄出二百首，並繫以題詞六章，他日息轍江鄉，挑燈夜話，亦閨中一韻事也。芸垣舊史味棣主人識。<sup>20</sup>

味棣主人即袁績懋，壬子為咸豐二年(1852)。錫璇於咸豐元年(1851)歸袁績懋，可知此為新婚未久，袁氏點定錫璇詩集時擇優選錄之作<sup>21</sup>，但題詞六章已佚。就

<sup>19</sup>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8，頁266。按：集中有〈寄大姊婉洵〉、〈池上獨坐有懷小蓮二姊〉諸詩，故胡氏謂左芸娟為左婉洵、左小蓮之妹。然同頁即著錄左錫璇之《碧梧紅蕉館詩》三卷，顯見胡氏不知芸娟即錫璇。

<sup>20</sup> 見《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序頁1a。按：《清史稿》著錄袁績懋有《味梅齋詩草》四卷，故知「味棣主人」即袁績懋，此書當即出自袁氏手鈔。若然，魚尾下「砥齋寓賞」云云，「砥齋」則應是袁氏另一齋號。

<sup>21</sup> 袁氏謂錄出二百首，唯實際所錄，則有二〇一首，其中第六十二首〈冬日早起〉（庭館悄

詩作內容言，此集與《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歸雲集》）無一相同，而與《碧梧紅蕉僊館詩草》（《燕臺隨侍集》）卻有一六三首重複，然不同者亦有三十八首之多。

上述四種著作中，詩作部分，《燕臺隨侍集》及《歸雲集》二者內容全不相涉，總計錄左錫璇詩四一七首。若再加上《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之三十八首，總計三書共收詩四五五首。按：左錫璇之詩作，一般多以徐世昌《晚晴簃詩匯》<sup>22</sup>為據，然該書僅錄錫璇詩十八首。故此四百餘首詩乃是全新之材料，可謂彌足珍貴。詩餘部分，則《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較《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碧梧紅蕉館詞》多五首，《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則多二首，扣除一首重複，二書較傳本共多出六首<sup>23</sup>。

### 3. 曾詠

曾詠為左錫嘉之夫，作品有《吟雲仙館詩稿》一卷，其詩作「偶以寫懷，不計工拙，亦鮮存錄。錄者十餘卷，營次遺失，惟剩零星殘稿」<sup>24</sup>，卒後由左錫嘉編次為《吟雲仙館詩稿》一卷，與錫嘉作品合刻，有詩九十二首。

### 4. 袁績懋

袁績懋為左錫璇之夫，《清史稿》載其《味梅齋詩草》四卷。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所著錄之光緒六年福州刻本《味梅齋燼餘草》，當即此本。袁氏云：

是集不見諸家著錄，乃績懋歿後家刻於福州者。卷一曰《樞禁吟薇草》，卷二曰《箬舸南遊草》，卷三曰《鋤蘭蕪蕙草》，卷四曰《桃源漁隱詩草》，首徐樹銘、何栻序。〈詠史〉四首、〈聞定海失守弔死事三總戎〉、〈感事〉等篇，俱為鴉片戰爭所發。〈黃河舟中紀事〉亦為紀實。……此集因經兵燹，已成孤本，所謂龍泉、太阿，重出石函，亦可寶

無人）與第一四〇首〈曉起即景〉（庭館悄無聲）重複，扣除重複，仍為二百首。按：此書天頭已標明重複宜刪，疑因發現重複，故選多一首，以足二百之數。再者，由重複情形與《燕臺隨侍集》同，知錫璇原集即已重收。

<sup>22</sup> 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影印得耕堂刊本），此書僅錄錫璇詩十八首（見卷188，頁49a-52b）。

<sup>23</sup> 以上四種著作，原書均未標頁數及題號，本文所引頁碼及詩詞序次，全為筆者所加。

<sup>24</sup> 見光緒十一年乙酉（1885）左錫嘉序。《吟雲仙館詩稿》，序頁2a。

也。<sup>25</sup>

此書為袁氏家藏本。唯筆者曾於上海圖書館覓得袁績懋詩集一冊，原無書名，圖書館著錄為《袁績懋詩草》，民國刻本。然亦有四卷。卷一題《樞禁吟薇草》，四十二首；卷二題《箬舸南遊草》，一〇九首；卷三題《鋤蘭蕪蕙草》，二十首；卷四為《桃源漁隱詩草》，一三四首；合共三〇五首。前無序，然袁氏所稱〈詠史〉四首、〈感事〉四首、〈聞定海失守弔死事三總戎〉、〈黃河舟中紀事偶得四百字示朱朵山給諫〉等篇俱在，當即同一版本，因闕詩前總名及序文，故上海圖書館誤以為是民國刻本。

曾詠與袁績懋俱歿於軍中，現存作品均為劫後所餘，數量自不能與錫嘉、錫璇相比，唯是二人詩中頗多寄婦及夫妻酬唱之作，極有助於女作家生活及心情之解讀。

## (二) 第二代才女

### 1. 曾懿

曾懿之著作有三：

- (1)《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光緒三十三年(1904)刊本。
- (2)《女學篇》一卷附《中饋錄》一卷，光緒三十三年(1907)長沙刊本。
- (3)《醫學篇》八卷，光緒三十三年(1907)長沙刊本。

其中《女學篇》包括結婚、夫婦、胎產、哺育、襁褓教育、幼穉教育、養老、家庭經濟學、衛生等，凡九章。後附《中饋錄》一卷，包括火腿、香腸乃至冬菜、甜酒等之製法，共二十節。幾乎糟燻醃釀等家庭食品，無所不包。而《醫學篇》共分「首卷」及「二卷」，上卷包括論脈、舌色及瘟病、傷寒之治法等四卷。下卷包括雜症、婦科、幼科及外科等四卷。以上三書，雖非文學創作，仍可見曾懿之才情及思想，且《女學篇》前有端方、張百熙、吳慶坻序及作者自序、自題像贊，《醫學篇》前亦有端方序及自序，均能提供作者生平及親族研究之訊息<sup>26</sup>。

<sup>25</sup> 見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卷73，頁2528-2529。

<sup>26</sup> 如《女學篇》張百熙序，謂曾懿晚年「睽時艱之日亟，恫女學之不興，乃屏棄詩詞書畫以為無益於世」；曾懿自序亦云：「因思詞章之學無裨時艱」。又《醫學篇·自序》謂「弱

至於《古歡室詩詞集》四卷，前三卷爲詩。卷一曰《浣花集》，乃閨中所作，共收詩八十五首。卷二曰《鳴鸞集》，乃隨夫由川入閩，再由閩入皖之作，共收詩八十二首。卷三曰《飛鴻集》，乃隨宦皖江之作，共收詩一三六首。卷四爲詞集，曰《浣月詞》，共五十七首<sup>27</sup>。

該書前有其兄曾光煦、妹曾彥及繆荃孫、屈蕙纒、嚴謙潤序，又有易順鼎、秦際唐、張仲忻、嚴謙潤題辭。

## 2. 曾彥

有關曾彥之著作，筆者所見者有二，均爲詩集：

(1) 《桐鳳集》二卷。此書爲光緒間鉛印本，有「成都昌福公司刷印」牌記。卷前有「己丑寒露日」（1889年）王闈運序。二卷之卷端均題「桐鳳集」三字，下署「華陽曾彥季碩學」。首卷爲五言詩，凡一五三首；次卷爲雜言體，凡一二三首。

(2) 《虔共室遺集》一卷，光緒十七年辛卯（1891）刊本。

此書前有「辛卯中春曲園署檢」牌記，魚尾下有「受經堂叢刻」字樣，又有俞樾光緒十七年序，盛讚曾彥才華出衆，「女子中多材多藝如斯人者，見亦罕矣。」<sup>28</sup>並謂此書乃曾彥歿後，其夫張祥齡感念前情所刻。按：此書共錄詩七十五首，胡文楷謂七十八首，乃誤計<sup>29</sup>。觀所收各詩，與《桐鳳集》無一

---

歲失怙，奉母鄉居而家藏醫書復甚齊備，暇時流覽，心竊好之。今行年五十有四，始研究，稍得門徑」等，俱是其例。分別見《女學篇》，序頁2b、自序頁5b；《醫學篇》，序頁2b-3a。

<sup>27</sup> 《古歡室詩詞集》前其兄曾光煦序云：「首曰《浣花集》，乃浣花草堂閨中所作也。《鳴鸞集》者，乃鴻案相莊，鹿車同挽，由川入閩，由閩之皖，以取同車合好鸞聲鏘鏘之意也。《飛鴻集》者，乃隨宦皖江，萍踪靡定，以取鴻泥雪爪之意也。《浣花詞》一卷，聲情激越，感遇深遠，尤爲可歌可誦。」見序頁2a-b。

<sup>28</sup> 俞樾序云：「華陽曾季碩女士所著《虔共室遺集》，則尤異焉。直而不野，麗而有則，不求纖密之巧，自有宏肅之美。昔人稱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其兼之乎。余嘗見其手書草稿，字體娟好而仍含樸茂之意，兼工篆隸，尤喜丹青，女子中多材多藝如斯人者，見亦罕矣。」見曾彥：《虔共室遺集》（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序頁1b。

<sup>29</sup> 胡文楷謂此書收詩七十八首，見《歷代婦女著作考》，卷16，頁637。按：全書雖有詩七十八首，唯〈擬杜子美詠物詩同子馥作〉十六首中，「病馬」、「蕃劍」、「銅瓶」三首實爲張祥齡所作。其前有張氏注語云：「孺人擬少陵諸作，數擬此題未成，屬予代作，因循未果，今忽奄逝，乃以集中此詩補之。」同前註，頁14b。故曾彥所作，實爲七十五首。

重複，可見乃是將其未刻者彙為一集。「虔共室」乃曾彥室名，又作「虔恭室」或「虔共宦」<sup>30</sup>。

### 3. 袁毓卿

袁毓卿為左錫璇之女，亦工詞能畫。其詞作一般所知者，僅徐乃昌刻入《小檀欒室彙刻閩秀詞鈔》之七首<sup>31</sup>，《清代閩閩詩人徵略》曾著錄其《桐陰書屋詞》一種<sup>32</sup>，唯此書似未刊刻。南京圖書館藏有《桐陰書屋未定草》一冊，為稿本，施氏所指或即此<sup>33</sup>。

### 4. 張祥齡

張祥齡為曾彥之夫婿，其作品有：

- (1) 《子苾詞鈔》一卷，民國十年成都存古書局刻《六譯館叢書》本。
- (2) 《雙伽陀詞》一卷，清刻本。
- (3) 《和珠玉詞》一卷，光緒二十年刻本<sup>34</sup>。
- (4) 《半篋秋詞》一卷，民國十三年石印本。
- (5) 《受經堂集》一卷，民國十年成都存古書局刻《六譯館叢書》本<sup>35</sup>。

按：上述各書中，《子苾詞鈔》版心有「四川存古書局」字樣。共收詞一六五首，或為祥齡所自作，或為與鄭文焯、王鵬運、況周頤諸家聯句。《雙伽陀詞》則為和宋人韻而作，由張祥齡與胡廷合撰，作者署「成都胡延長木 / 漢州張祥齡子苾」。共收詞二十二首，均由二人分撰上下片聯屬而成。《和珠玉

<sup>30</sup> 按：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前有曾彥序，謂撰於「蘇州滄浪亭虔恭室」，知「虔共室」即「虔恭室」。「共」通「恭」，《左傳》文公十八年「弟共」即「弟恭」。另張祥齡《半篋秋詞》（1924年石印本）有〈虞美人·次小山題虔共宦〉，則又別稱「虔共宦」。

<sup>31</sup> 徐乃昌輯：《小檀欒室彙刻閩秀詞》附《閩秀詞鈔》，清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95-1896）南陵徐氏刊本。

<sup>32</sup> 見施淑儀：《清代閩閩詩人徵略》，卷10，頁578。

<sup>33</sup> 見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第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1758；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749。此書筆者未見。

<sup>34</sup> 另有民國十二年刊本。又，臺灣學生書局曾於一九七二年將此書與《半塘定稿》合冊出版。

<sup>35</sup>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此書，登錄為「民國七年四川成都存古書局刊本」，內容與此十年本無別。

詞》，作者署「漢州張祥齡子苾、臨桂王鵬運幼霞、況周儀夔笙連句」，共收詞一三八首。前有馮煦及王鵬運序，另有況氏題詞「集珠玉詞句」〈浣溪沙〉、〈臨江仙〉各一首。三者均為瞭解張祥齡交遊之重要資料。

至於《半篋秋詞》，則是悼亡感逝之作。此書為民國石印本，書前有張祥齡女婿嚴偉（嚴偉即嚴謙潤，說見下）民國三年序，正文前有「敘錄」，乃張氏之論詞觀點，後為唐圭璋收入《詞話叢編》，改名「詞論」。正文後有「癸巳十一月七日鈔畢」九字，書末並有李超瓊光緒十九年癸巳（1893）題識及宋育仁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跋語。嚴偉序云：

《半篋秋詞》者，外舅張子馥先生感逝之作也。方先生居蜀時，與外姑曾季碩夫人同執贄湘潭王湘綺門下，曾夫人有桐鳳樓詩刊，湘綺老人為之序。洎曾歿，先生適客蘇臺，愴懷故劍，情見乎詞，故是篇多感逝之作。<sup>36</sup>

今觀此書中，如〈霜葉飛·用清真韻題度共室憶梁溪舊遊〉（梁溪路）、〈月下笛·用片玉韻和淚薦季碩〉（雪弄山容）、〈虞美人·次小山題度共室〉（夢中忘卻江無路）、〈千秋歲〉（恨彌天外）諸闕，俱哀感動人，「篋中詩句箋頭字，都是傷心事」<sup>37</sup>，伉儷情深，溢於言表。而〈千秋歲〉小序云：「丁亥偕季碩遊惠山，今六年矣。春仲重來，用涪翁哭少游韻哭之。予與季碩，文字之交，更勝於黃陸也。」更是夫婦關係之告白。此外，民國十年存古書局《六譯館叢書》內尚有張祥齡之《受經堂集》，其中〈祭亡孀曾孺人文〉乃是曾彥之悼文，〈與曾蜀章書〉為曾彥三弟所作，〈答山西胡硯生〉則是曾彥死後，身心淒寂之告白，均為研究親族關係之重要資料<sup>38</sup>。

總之，曾彥與張祥齡，不僅是夫妻，更是文友。張祥齡奔波世路，間關萬里，曾彥皆與隨行，其所結交，亦多為共同之朋友，故不僅張氏著作對瞭解曾彥不可或缺，並張氏友朋之作，亦往往能提供重要之訊息。

### （三）祖輩及宗族資料

除了女作家本人及同輩親友之作品外，祖輩及宗族資料，亦是瞭解親族關係的重要線索。以左氏才女來說，此方面的資料有三。一是左輔的著作及年譜，一

<sup>36</sup> 見《半篋秋詞》，序頁1a。

<sup>37</sup> 〈虞美人·次小山題度共室〉首二句。見同前註，頁乙22a。

<sup>38</sup> 分別見《受經堂集》，頁26a-b、14a-b、18a-19a。

是《常州左氏宗譜》，另一則是曾懿七十華誕時其子袁勵準等編集之壽言錄：

### 1. 左輔著作及年譜

左輔字仲甫，一字衡友，號杏莊，為左錫璇、左錫嘉之祖父。其著作有《念宛齋集》及《念宛齋詞鈔》二種。《念宛齋集》共三十二卷，包括詩十卷、文二十二卷，嘉慶二十五年（1820）至道光元年（1821）裕德堂刊本。其中《念宛齋詩集》另有單行本。該書卷前有左輔嘉慶十七年泗州署齋自序，謂「編為八集」，唯實得十卷<sup>39</sup>。共收編年詩六四二首，起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至道光三年癸未（1823）。至於《念宛齋詞鈔》，筆者所見有二：一為宣統元年南陵徐氏刻懷幽雜俎本，一為江陰繆氏雲輪閣鈔本。前者牌記作篆文「宣統元年春三月南陵徐乃昌校刻印行」，卷末尾行亦有此字樣。卷端書名下有「懷幽園」一印。後者為繆荃孫校本，每頁末尾均有「雲輪閣鈔」字樣。二書均收詞四十六首，均為一卷本，僅有少數異文，唯雲輪閣鈔本有七首附有評語，此乃最大不同處。

關於左輔生平，則有《杏莊府君自敘年譜》可供參考<sup>40</sup>。該書道光三年（1823）七十三歲之前為左輔親撰，同年五月初四歸田之後，則由其子左昂續成，左昂即左錫璇、左錫嘉之父，故其中所記親族關係，多有參考價值。

### 2. 《常州左氏宗譜》

此為有關左氏宗族之重要記載，光緒十六年（1890）裕德堂木活字本，共六冊。根據此譜，左輔為「東埠分世系表」第十三世，錫璇姊妹之父左昂，屬第十四世，其兄弟輩則屬第十五世，侄輩屬十六世。《常州左氏宗譜》中之「東埠

<sup>39</sup> 按：左輔自序云：「乃掇拾僅存之詩，次之以年，自庚寅起，編為八集。一〈蒙泉〉……八〈春萇〉。」見〔清〕左輔：《念宛齋詩集》（民國刊本），序頁1a-b。唯其中〈春萇〉又分為三，故實為十卷。其名目如下：〈蒙泉集〉（起庚寅至乙未，1770-1775），古近體詩七十一首；〈搶榆集〉（起乙未至丁酉，1775-1777），古近體詩五十九首；〈慕陔集〉（起戊戌至乙巳，1778-1785），古近體詩五十七首；〈卷施集〉（起丙午至丁未，1786-1787），古近體詩四十一首；〈孤雲集〉（起丁未至壬子，1787-1792），古近體詩九十首；〈吹竽集〉（起癸丑至癸亥，1793-1803），古近體詩七十九首；〈旄葛集〉（起甲子至丙寅，1804-1806），古近體詩九十一首；〈春萇集一〉（起丙寅至丙子，1806-1816），古近體詩六十六首；〈春萇集二〉（起壬申至丙子，1812-1816），古近體詩五十首；〈春萇集三〉（起丁丑至癸未，1817-1823），古近體詩三十八首。

<sup>40</sup> 左輔編，左昂等續編：《杏莊府君自敘年譜》，清宣統二年木活字本。按：《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一一八所收即此本。

分世系表」（見卷二）、「東埠分世系傳」（見卷四）及左昂之墓誌銘〈先大夫墓誌銘〉（見卷五），均為釐清或補充左氏才女家族關係之重要材料。

### 3. 《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不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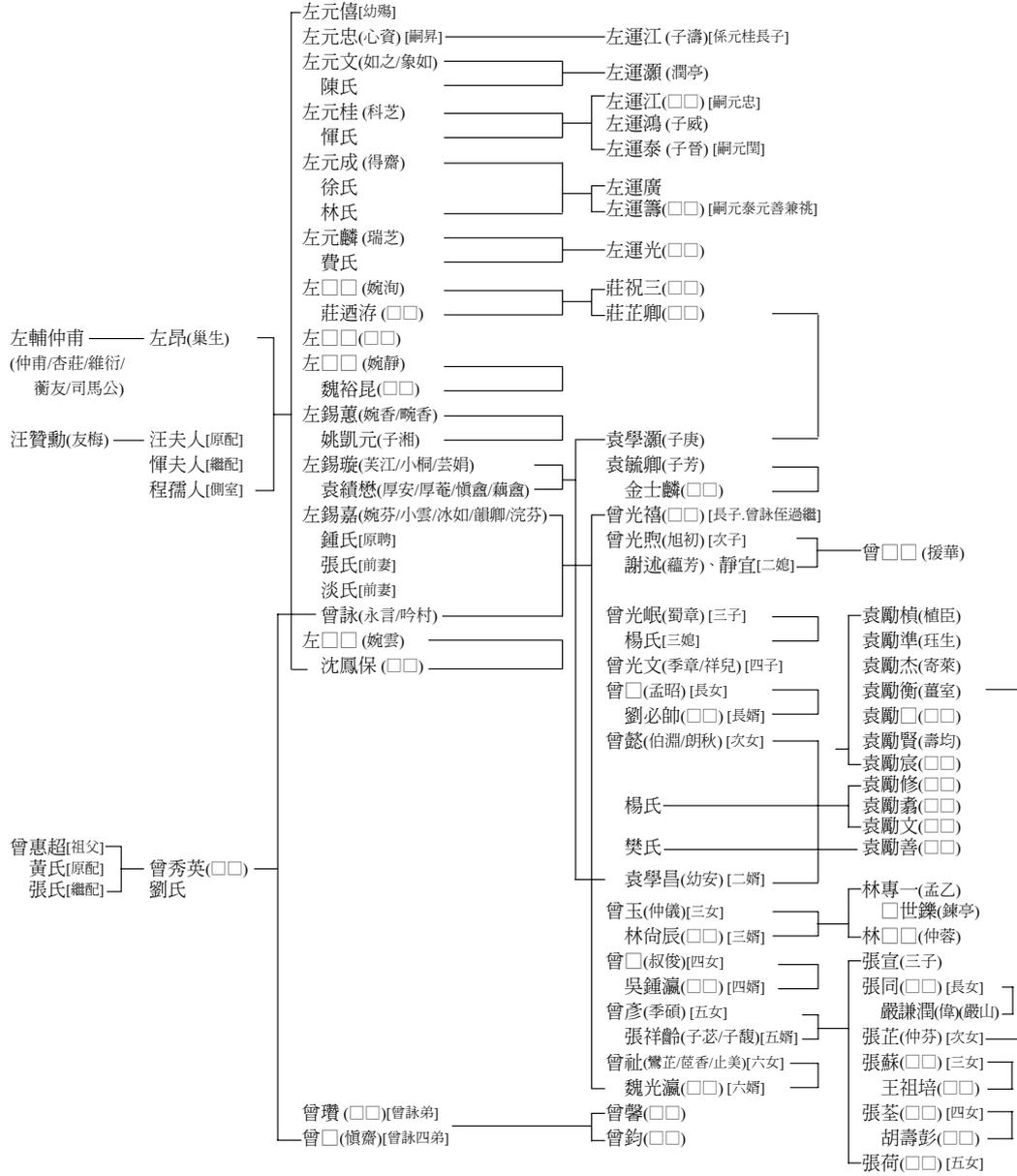
此書為女弟子瞿惠遠於國家圖書館（臺北）所尋獲，乃慶賀曾懿七十華誕之壽言錄，時值民國十一年，曾懿次子袁勵準任官遜帝內廷，御賜壽筵、壽禮，滿朝文武盡獻壽序、壽詩、壽聯，可謂備極光榮。其中最重要者，則是袁勵準所撰之〈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該文歷數曾懿一生重要事跡，大多署明干支，且有衆子姓名年序，對了解曾懿生平，甚有助益。

上列各書，以作品為主，宗譜為輔，據此細加鉤勒系聯，當可建構以左氏二代才女為主之親屬關係網。再以此網絡為基礎，尋訪網內人士之著作，詳察其中是否有可資補充或印證之處，必能有助於對女作家之研究。

以下即是透過此方法所取得之初步成果。左氏長女婉洵、四女錫蕙以書畫為主，未見專著傳世；曾家幼女曾祉，《華陽縣志》雖著錄《曾鸞芷遺詩》，恐並未流傳，本文均不列入。

## 三、左氏家族關係之推定

筆者根據上列各書之文本，乃至於序跋、題辭等資料，披沙揀金，鉤稽其中之人事關聯，建構左氏才女主要之親屬交遊網，由於交遊部分涉及廣泛，且有些來自兒輩之官場交誼，內容較為龐雜，亦不易全數清查，故本文先就親屬部分加以論列。為清眉目，先將以左錫璇、左錫嘉及曾懿、曾彥兩對姊妹為主之重要親族資料列為下表。左邊括號代表直系血親，右邊括號代表夫妻，為突顯本文所討論之女作家，其配偶均列名其下，並縮排一格，以為分別：



茲就上表提出其中較為關鍵之問題，討論如下：

(一) 有關左錫嘉之兄弟姊妹

左錫嘉之兄弟姊妹人數，有不同之記載：

- (1) 其父左昂之〈墓誌銘〉謂有子四人，女六人；即錫嘉兄弟共四人，姊妹共六人：

元配汪，繼配惲……側室程氏。子四人，元成、元麟，惲出。元文、元桂，程出。……女子六人，……莊迺洵、魏裕昆……姚凱元……袁績懋……曾詠……沈鳳保，其婿也。孫六人，運泰、運灝、運鴻、運光、運廣、運籌。<sup>41</sup>

- (2) 錫嘉女婿林尙辰〈節略〉則謂兄弟五人，姊妹七人：

外兄弟五，內姐妹七，太夫人居第六。<sup>42</sup>

曾光岷〈事略〉一文，亦謂左昂「生女七人，先妣第六」<sup>43</sup>。

- (3) 根據《常州左氏宗譜》之〈東埠分世系表〉，左昂有子六人<sup>44</sup>，女六人。〈東埠分世系傳〉有類似記載，云：

配汪太淑人，……子一，元禧，殤。女三，一適……莊迺洵，一適……袁績懋，一適……曾詠。繼配惲太淑人，……子二，元成、元麟，女一，適歸安沈鳳保……，側室程孺人……子三：元忠、元文、元桂。元忠嗣麗初公後。女二，一適同邑魏裕昆，一適……姚凱元。<sup>45</sup>

按：左錫嘉共有兄弟六人、姊妹七人。左昂元配汪夫人生元禧，繼配惲夫人生子元成、元麟，側室程氏生子元忠、元文、元桂，唯是元禧「幼殤」，元忠又過繼予其兄左昇<sup>46</sup>，故〈墓誌銘〉不列二子。〈東埠分世系表〉及〈東埠分世系傳〉則是連殤者及過繼者合計，故為六子；林尙辰所謂五人，應是除幼殤者外，均一

<sup>41</sup> 左元成等：〈先大夫墓誌銘〉，見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十六年裕德堂木活字本），卷5，頁61b-62a。

<sup>42</sup> 林尙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見《冷吟仙館附錄》，頁32a。

<sup>43</sup> 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1a；收入曾詠、左錫嘉：《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書後。

<sup>44</sup> 見〈東埠分世系表〉，《常州左氏宗譜》，卷2，頁58a-b。

<sup>45</sup> 見〈東埠分世系傳〉第十四世左昂部分。同前註，卷4，頁92b-93b。

<sup>46</sup> 左昇為十四世長子，左昂為三子，昇無子，故元忠嗣昇，其後元忠又無子，由元桂子運江接嗣。見〈東埠分世系表〉，卷2，頁58a-b。

併算入<sup>47</sup>。

錫嘉之兄弟姊妹人數雖可確定，然尚須補充說明如下：

錫璇、錫嘉姊妹均有哭弟詩。左錫璇《碧梧紅蕉僊館詩草》及《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均有〈哭心資弟〉六首、〈送心資弟柩至長椿寺夜坐感賦〉、〈憶心資亡弟感賦〉<sup>48</sup>等詩，情辭動人。心資即左元忠<sup>49</sup>，知元忠雖過繼與伯父爲子，而姊弟骨肉情篤。據《常州左氏宗譜》，元忠生於道光十年（1830）九月十六日，卒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九歲<sup>50</sup>。錫璇〈哭心資弟〉六首之一云：「手足相依十九年，傷心此日竟登仙。」可資佐證。唯是〈哭心資弟〉六首之四有云：「記得鶴原方折翼」，句下自注：「去歲定資弟病歿」，定資則不知何人，俟考。

錫嘉則有〈哭科芝三弟〉詩，另題爲「骨肉親誼，廿載重逢，京華小住，將歸定署，離懷各悵，因調數闕，藉以誌別」之〈重疊金〉（匆匆二十年前別）一詞，小注云：「己未別後象如、科芝兩弟相繼而逝」<sup>51</sup>。按：象如是左元文，科芝是左元桂。據《常州左氏宗譜》，元文生於道光十四年（1834）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同治九年（1870）四月一日，三十七歲；元桂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三日，卒於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十六日，三十五歲。四年之間先後殞謝，故曰「相繼而逝」。錫璇集中亦有多首詩寫及「象如弟」或「象如二弟」<sup>52</sup>，均

<sup>47</sup> 按：林尚辰〈節略〉作於光緒十五年，其時左元忠、元文、元桂均已逝世（說見下），故林氏所謂兄弟五人，應只有兩種解釋，一是排除幼殤者，一是排除過繼者。由元忠與錫嘉姊妹情感之深摯觀之，自應以前者爲是。

<sup>48</sup> 見左錫璇：《碧梧紅蕉僊館詩草》，頁15b-16a、21a；又《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頁17b-18b、22b-23a。

<sup>49</sup> 左輔年譜「道光十年庚寅八十歲」條下云：「十一月不孝昂生子元忠命字心資。」則心資生於道光十年十一月，見《杏莊府君自敘年譜》，頁485。據林尚辰光緒十五年（1889）〈節略〉「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爲太夫人六旬設悅之辰」云云，可推知錫嘉生於道光十年（1830）十二月二十五日，唯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已是西元一八三一年二月七日。故錫嘉之生年，以夏曆計算爲道光十年；若以西元計算，則當作一八三一年。然則心資於錫璇爲弟，於錫嘉卻爲兄。

<sup>50</sup> 見〈東埠分世系傳〉第十五世，《常州左氏宗譜》，卷4，頁97b-98a。

<sup>51</sup> 前者見《冷吟仙館詩稿》，卷6，頁10a-b；後者見《冷吟仙館詩餘》，頁19b-20a。

<sup>52</sup> 《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有〈南歸留別晚香四姊小雲六妹象如二弟〉及〈憶別寄象如弟即次見贈原韻〉五首（見頁7a、30a、30b），《碧梧紅蕉僊館詩草》有〈雨夜偕小雲妹象如弟小飲〉詩（見頁31b），又有〈步象如五弟過下窪原韻因仿其體〉（見頁25a），稱「象如五弟」，或是筆誤。

稱元文爲「象如」，但錫嘉另有〈賞牡丹同如之二弟科芝三弟作〉<sup>53</sup>，則稱「如之二弟」。由全詩內容觀之，「象如」應即是「如之」。

至於姊妹方面，〈先大夫墓誌銘〉及〈系傳〉均謂左昂有女六人，唯錫嘉詩中有〈懷七妹婉雲〉及〈哭婉雲七妹〉二詩，謂婉雲許嫁沈仲復之子，未過門而沈氏子卒，婉雲守節十四年而逝<sup>54</sup>。按：沈仲復之子即沈鳳保。〈東埠分世系傳〉於「適歸安沈鳳保」之後云：

丙辰進士，今安徽巡撫名秉成號仲復之長子，未及于歸，鳳保先殤，過門守貞，奉旨旌表。<sup>55</sup>

可知此「婉雲」即嫁與沈鳳保者。然則婉雲明明排第七，何以〈先大夫墓誌銘〉及〈系傳〉皆云有女六人，其中可能另有一女夭折。又按：由於姊妹情深，錫嘉及錫璇之作品中寫及兄弟姊妹者甚多，由其稱呼即可知悉各人之序次<sup>56</sup>。唯二人皆無一語及於「二姊」。而上引〈先大夫墓誌銘〉及〈系傳〉僅提及六位女婿之姓名及職銜，其中五女可稽考：元配汪夫人所生，長女婉洵嫁與莊迺洵，五女錫璇嫁與袁績懋，六女錫嘉嫁與曾詠；繼配惲夫人所生，七女婉雲嫁與沈鳳保；側室程氏所生二女中，四女錫蕙嫁與姚凱元，嫁與同邑魏裕昆者，乃左昂之次女或三女。按：左錫嘉有〈憶秦娥·送三姊婉靜南歸〉（吳天遠）詞及〈哭三姊婉靜〉詩<sup>57</sup>，由詩意知婉靜已嫁，二十歲卒。然則，程氏所出而嫁與魏裕昆者，應是三女婉靜。至於〈先大夫墓誌銘〉及〈系傳〉全無著墨者，應即連錫嘉、錫璇作品中亦未提及之左昂次女。

<sup>53</sup> 見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2，頁19a。

<sup>54</sup> 〈懷七妹婉雲〉爲別後所作，〈哭婉雲七妹〉則爲悼亡之長詩。後者有小注云：「己未余隨宦江西，妹尚髫齡」、「妹許字沈君仲復之子，庚歲妹倩以喉疾殤，妹即歸沈氏守貞」、「妹逝於中秋」。見《冷吟仙館詩稿》，卷5，頁15a-b、卷7，頁9a-b。

<sup>55</sup> 左元成等：〈東埠分世系傳〉，卷4，頁93b。

<sup>56</sup> 如錫嘉詩中有〈與大姊婉洵別後感作〉、〈和大姊婉洵兼呈五姊芙江〉、〈哭三姊婉靜〉、〈送四姊婉香錫蕙南歸〉、〈辛亥季秋送五姊小桐南歸〉、〈和五姊芙江寄懷韻〉、〈哭婉雲七妹〉等，分別見《冷吟仙館詩稿》，卷1，頁2b、7a、10b-11a、20a-20b；卷2，頁8a-9a、17a-b；卷5，頁15b。而錫璇則有〈南歸留別晚香四姊小雲六妹象如二弟〉，見《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頁7a。

<sup>57</sup> 詞見《冷吟仙館詩餘》，頁2b。詩見《冷吟仙館詩稿》，卷1，頁7a。詩中有云：「二十年華彈指盡」，知婉靜於二十歲卒。另左錫璇亦有〈雨夜懷婉洵伯姊婉靜三姊〉詩，唯乃是去鄉日遙，懷思家人之作。見《碧梧紅蕉仙館詩草》，頁16b。

## (二) 有關左錫嘉之子女

曾詠歿後，錫嘉親爲撰寫〈像讚〉及〈墓誌銘〉。前者有云：

君先兩娶，雞鳴戒旦，惜不永年，琴絃屢斷。……憶妾隨君，十有二年，三男五女，穉弱堪憐。<sup>58</sup>

後者云：

(君)原聘鍾氏，未娶，卒。繼娶張氏、淡氏，均無出。撫君弟之子光禧爲長，嘉最後適君，生三子。光禧候選府經歷，以知縣升用。次子光煦蔭知縣，三光岷縣學生。四光文。女六人，長適新都劉必帥，早寡。次適陽湖袁學昌，次適南允林尚辰，次適銅梁吳鍾瀛，次適漢州張祥齡，次適新都魏光瀛。……<sup>59</sup>

又其婿林尚辰爲錫嘉六十華誕所撰〈節略〉云：

女六，今存者四，各以詩書畫名於時，皆太夫人之教也。……外舅曾公諱詠……前娶張太夫人、淡太夫人，俱無出。子四，長光禧，……次光煦，……三光岷，……四光文，……女六，長適新都劉必帥，次適宛平……袁學昌，三適南充……林尚辰，四適銅梁……吳鍾瀛，五適漢州……張祥齡，六適新都……魏光瀛……。<sup>60</sup>

以上三段文字中，有二點值得討論：

(1) 左錫嘉究有子女若干人，上引資料中，或云三男五女，或云四男六女。何以有此差異？乃因前者指錫嘉所出，後者則就曾詠全部子女合計，亦即曾光岷〈事略〉所謂「凡生三男五女，撫男女各一，均列於長」<sup>61</sup>。繆荃孫所撰〈曾太夫人左氏家傳〉一文，對曾詠遽逝，錫嘉孤舟入蜀、扶柩返鄉事敘述甚詳，該文云：

諱錫嘉，字小雲，嫠居後改字冰如。與兩姊錫蕙、錫璇均有名都下。事繼母，以孝聞。太僕以甲辰進士官戶部，授江西吉安府知府。粵寇陷城，奪職。曾文正公調赴軍營，積勞卒於安慶。奏復官並贈太僕卿，蔭一子入監讀書。時太僕二親在蜀，撫一姪爲子。太夫人生子三人，女子五人。大

<sup>58</sup> 見左錫嘉：〈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像讚〉，《冷吟仙館文存》，頁1b-2a。

<sup>59</sup> 見左錫嘉：〈皇清追贈太僕寺卿銜江西吉安府知府曾君墓誌銘〉，同前註，頁6b-7a。

<sup>60</sup> 見林尚辰：〈誥封夫人外姑曾母左太夫人壽言節略〉，《冷吟仙館附錄》，頁35b-36a。

<sup>61</sup> 見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1b。

者不盈十歲，幼彌月耳。迺擯資斧，扶柩，挈細弱，五千里由水程返。曾自繪孤舟入蜀圖，題詠以紀其事。太僕舊居華陽之龍潭寺，地鄉僻，世業農。太夫人躬耕以養，并日而食，無怨言，無難色。二親既逝，以村塾不足課子，乃遷居省城之南，傍浣花溪，結茅而居，鬻書畫，製通草、像生花鳥，得貲以供子讀。為三子娶婦，嫁五女，均從十指中求生活。蜀中士大夫莫不曰「曾氏有賢母」也。<sup>62</sup>

三兒五女，穉弱無告，孤兒寡母，煢煢孑立之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按：繆荃孫乃左家親戚，錫嘉稱之為表弟，其父退居林下後流寓蜀中，錫嘉與其家人在蜀相識，時相往還，與繆妻莊瑩如更是情同骨肉<sup>63</sup>。《冷吟仙館詩詞稿》中有多首寫及親人相聚之作，如〈述懷呈繆仲英舅氏〉四首、〈繆氏舅母薛太夫人偕趙佩芸悟蓮莊瑩如過訪〉、〈訪趙悟蓮晚歸即景〉、〈簡莊瑩如〉四首等<sup>64</sup>。趙悟蓮名韻卿、字友蓮，後更字悟蓮，與其姊書卿字佩芸、雲卿字友月齊名，世稱「蘭陵三秀」<sup>65</sup>。瑩如善詩畫，瑩如善繪、精繡，瑩如卒，錫嘉有〈哭繆小山夫人莊瑩如〉詩<sup>66</sup>，皆可見其情感之深厚。繆荃孫亦曾自言二家之關係云：

荃孫與左有連。在蜀時太夫人敘及戚誼，余妻莊思琇亦能畫，時就正太夫人，氣誼之孚，幾同骨肉；入都後太夫人亦自定襄來，會晤而月，別一年而思琇卒，太夫人哭之慟，手書輓聯以志哀。<sup>67</sup>

故上引繆氏所言，應屬確然有據。而「大者不盈十歲，幼彌月耳」云云，更是〈像讚〉「三男五女，穉弱堪憐」兩句之寫照。與錫嘉〈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詩下自注：「時嗣子稍長在蜀，三男五女寄寓贛州，長者方十齡。」亦

<sup>62</sup> 見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574冊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卷2，頁20a-b。

<sup>63</sup> 左錫嘉於題為「骨肉親誼，廿載重逢，京華小住，將歸定署，離懷各悵，因調數闋，藉以誌別」之〈重疊金〉（涵秋閣上今宵月）「花月更新主」句下注云：「此宅昔憚次山舅氏所居，今繆仲英舅氏居此。余與仲英舅氏在蜀相識，頗承關愛，表嫂莊瑩如親如手足，庚歲泣別，意難重逢，不意都門握手。」見《冷吟仙館詩餘》，頁20a。

<sup>64</sup> 分別見《冷吟仙館詩稿》，卷6，頁5a-6a、7a、11a-12a。

<sup>65</sup> 三人為張孟緹表姊妹，曾刊《蘭陵三秀集》，收較早期詩作。筆者所見趙韻卿《寄雲山館詩鈔十卷詞鈔二卷》，其後有趙雲卿《寄愁軒詩鈔》、《詞鈔》各一卷，趙書卿《澹音閣詩鈔》、《詞鈔》各一卷，另附刻悟蓮繼子潘廷灝《問花吟館詩鈔》及夫家侄女潘淑貞《胭華樓詩鈔》各一卷，乃其較後期作品。

<sup>66</sup> 見《冷吟仙館詩稿》，卷7，頁14a。

<sup>67</sup> 見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2，頁21a。

可相互佐證<sup>68</sup>。

四子中長子光禧爲曾詠侄兒過繼，其他三子爲錫嘉親生，各種記載均無異說；六女中非錫嘉所出之長女是何人，筆者以爲應是孟昭。理由如下：

《冷吟仙館詩稿》中對次女曾懿、三女曾玉、四女叔俊、五女曾彥、六女曾祉殷殷關注<sup>69</sup>，甚且對二女婿袁學昌、三女婿林尙辰及五女婿張祥齡，亦時見念及，唯獨對長女，除上引〈墓誌銘〉中有「長適新都劉必帥，早寡」二句，及林尙辰〈節略〉中有「長適新都劉必帥」一語外，再無一字提及。然而曾懿《浣花集》有〈送孟昭大姊歸新都，同遊桂湖，時值仲秋，桂花正開〉（秋風一夜來桂湖）詩<sup>70</sup>，此大姊乃居住新都者；另《飛鴻集》有〈辛卯秋赴太和，阻雨六安，正白雲在天，蒼波無極，回憶故鄉骨肉，大半天涯，死別生離，不勝悲感，因和杜陵秋興八首，以寄兄弟姊妹〉詩八首（以下簡稱〈辛卯秋寄兄弟姊妹〉詩），其第七首（文成織錦奪天工）下自注云：

孟昭大姊、靜專從妹精於繡工，均操柏志。萑香六妹卒於新都，昔日持扇索詩，至今留於匣中。<sup>71</sup>

既住新都，又守〈柏舟〉之誓，與「早寡」之說相合。顯見曾懿筆下之「孟昭大姊」，即是錫嘉所謂「適新都劉必帥」者，「孟昭」蓋其字。曾懿字伯淵，隱然可見出其既爲長又爲次之微妙身分。錫嘉詩中未提及此女，或因其居蜀早嫁有關。按：上引繆荃孫文中曾提及「時僕二親在蜀，撫一姪爲子」，而錫嘉婚後一直隨曾詠在外，未曾回華陽<sup>72</sup>，及至曾詠病歿，錫嘉攜八名兒女扶櫬歸鄉，始

<sup>68</sup> 見〈九月十一皖省舟次聞外子凶耗〉詩第四解「江水洋洋，胡不我與。靈輻載途，遺孤羈旅」下。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4，頁1b。

<sup>69</sup> 《冷吟仙館詩稿》中雖未見直接爲四女叔俊撰作者，但〈題驄馬導輿圖·并序〉一長詩，乃爲其「同鄉御史吳春海親家鴻恩」所撰，吳鴻恩即叔俊家翁，有「四女締姻」自注（見卷5，頁16a）。又叔俊應是字，其名待考。

<sup>70</sup> 見曾懿：《浣花集》，《古歡室詩詞集》，卷1，頁9a。

<sup>71</sup> 見曾懿：《飛鴻集》，同前註，卷3，頁9b。

<sup>72</sup> 左錫嘉：〈癸亥冬月題自繪孤舟入蜀圖於又魚灘舟次·并序〉云：「憶自辛歲侍櫛，隨宦燕京，同挽鹿車，唱隨所願，巳年奉檄，出守西江」（《冷吟仙館詩稿》，卷4，頁4b），可推知錫嘉於咸豐元年（1851）辛亥嫁與曾詠，時年二十歲。同治元年（1862）壬戌曾詠於太平營次臥病。錫嘉於接信次日即買舟獨往，泣血尋骨，九月十一日於舟次即接聞凶耗。爾後於同治三年（1864）甲子正月十日，一門孤寡扶櫬抵鄉，在此前未曾至華陽。其〈扶柩至家——甲子正月十日〉詩「焚香奠酒泣且告，慰君積歲思鄉情」下自注云：「先夫在外十八載，恆思歸里養親。」（同上書，卷4，頁6b）由此看來，曾詠十八年未返鄉，錫嘉自更不可能單獨入蜀。

拜見公婆<sup>73</sup>。孟昭既嫁在新都，距華陽不遠，則照情理推測，此女或為曾詠前妻所出，有可能亦由曾詠父母撫養成人。再由年齡來看，錫嘉入蜀，不過三十出頭，孟昭其時可能已嫁，故與錫嘉互動不多<sup>74</sup>。

(2) 林文寫於光緒十五年，而謂「女六，今存者四」，其時已過世者，乃是錫嘉三女曾玉及六女曾祉。按：曾玉字仲儀，即林尙辰妻，性最溫良，夫妻甚為相得，卻不幸早卒<sup>75</sup>。曾懿〈辛卯秋寄兄弟姊妹〉詩八首之四（斗酒新詩玉局棋）下自注云：

庚辰春得仲儀三妹耗於閩，去秋季碩五妹又卒於吳。憶曩時花萼連芳，歡樂無極，不意丁年一別，竟成永訣，痛哉！<sup>76</sup>

庚辰為光緒六年（1880）。《冷吟仙館詩稿》有〈哭三女玉兒〉四首<sup>77</sup>，由「還顧童穉啼，益令肝腸斷」（其二）看來，曾玉卒時年歲甚輕。其後林尙辰出仕在外，錫嘉有多首詩致懸念之意，其〈送林甥需次太原〉<sup>78</sup>有「相依十四載，寄託忘我憂。……潘岳重恩義，遺挂恆悽愁。子能識之無，女解職膳饑……」等語，可見在曾玉逝世多年，當時啼泣穉兒也已初識人事之後，林尙辰仍對其念念不忘。曾玉所留兒女，女兒一名孟乙，一名仲蓉，自幼與錫嘉相依，仲蓉才德兼備，尤得錫嘉歡心，惜為藥物所誤而殤<sup>79</sup>。《冷吟仙館詩稿》中有多首為仲蓉所作，哀戚逾恆<sup>80</sup>。孟乙即其後為《曾氏家訓》書篆文牌記之林專一，亦即世鑠之

<sup>73</sup> 〈扶柩至家——甲子正月十日〉詩云：「結縵十載闕執匱，間關今始歸君家。歸來問訊愴莫對，上堂初肅舅姑拜。舅姑悲傷妾心碎，長跪致辭重勸慰。兒骨歸來兒婦在，諸孫呱呱今有戴。舅姑年高見慈愛，晨昏強顏為君代。」見同前註，卷4，頁7a。

<sup>74</sup> 此由錫嘉與光禧甚多互動即可佐證。按：《冷吟仙館詩稿》中有〈送禧兒之東川〉（見卷6，頁6b）；〈禧兒授邵武府經歷將之官作此勉之〉（見卷7，頁4b）；〈望禧兒書不至〉（見卷7，頁11b）；〈苦寒行望禧兒不至——戊子冬禧兒以知縣入都引見紆道來晉〉（見卷8，頁14a）。

<sup>75</sup> 〈送林甥需次太原〉詩錫嘉自注云：「三女性最溫良，傷哉不永。」見同前註，卷7，頁8b。又〈哭三女玉兒〉四首之四云：「薦羅附喬松，孝恭遵婦道。婉婉蘭蕙芳，胡為經霜早。」又其三云：「孤鴻念儔侶，悲悼情不移。」均見同上書，卷6，頁25a。

<sup>76</sup> 見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卷3，頁9a。

<sup>77</sup> 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6，頁25a。

<sup>78</sup> 同前註，卷7，8b。

<sup>79</sup> 錫嘉〈寒夜得蕭月樓與烏拉扎桐雲兩夫人書感賦小詩藉以作答〉詩自注云：「林孫女仲蓉才德兼備，自幼相依，殤於秋杪。」見《冷吟仙館詩稿》，卷8，頁4b。又有〈送林外孫女孟乙姊弟至絳州途中作〉、〈留別孟乙外孫輩〉二詩，知仲蓉有姊名「孟乙」。見同上書，卷8，頁6a、8b。

<sup>80</sup> 《冷吟仙館詩稿》中有〈攜林仲蓉外孫女就醫并垣途中即目〉（見卷8，頁1a）、〈哭林

妻，已見前文所述。

相對於曾玉之夫妻情深，曾祉卻因婚姻不幸，抑鬱而卒。錫嘉有〈哭六女祉兒〉詩云：

少小悲孤露，垂髫識禮儀。十三工刺繡，十四能繅絲。  
十五習染翰，落筆人稱奇。端嫻鮮戾咎，動止咸相宜。  
十八歸令門，大義不能辭。孝恭盡厥職，婦道尚無虧。  
人情多曲逆，中懷結憂思。抑鬱二載餘，五內蘊宿底。  
芳蘭忽萎謝，襁褓嗚嬰媿。所親了不顧，羸瘠傷肝脾。  
何以慰爾靈，遺雛代維持。齊家失明察，剛柔昧所施。  
重泉抱隱戚，俯念長嗟咨。<sup>81</sup>

儘管詩中文字甚為含蓄，仍可見出對夫家之不滿。不但曾祉生前憂思鬱結，身後遺孤，尚須賴錫嘉照拂，曾祉之境遇，堪稱紅顏薄命。然錫嘉詩中寫曾六女者僅此一首，有關其人之資料不多。唯是前文提及曾懿〈辛卯秋寄兄弟姊妹〉詩八首之七（文成織錦奪天工）下自注有云：

孟昭大姊、靜專從妹精於繡工，均採柏志。菡香六妹卒於新都，昔日持扇索詩，至今留於匣中。<sup>82</sup>

曾祉所嫁，正是新都魏光瀛，故「菡香六妹」云云，應即曾祉。又曾彥《桐鳳集》中有〈擬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其擬〈潘黃門述哀〉（天機運何速）一首題下注云：「悼止美六妹」<sup>83</sup>。然則，「菡香」、「止美」應屬其另一字號。

以上乃就林文「今存者四」一語析論，此為光緒十五年七月間事。上引曾懿〈辛卯秋寄兄弟姊妹詩〉八首之四有云：「去秋季碩五妹又卒於吳。」則隔年秋天，曾彥又卒，六女僅餘其三矣。曾懿〈再和二哥宿松留別原韻〉六首之二云：

宦程廣大無停期，骨肉天涯五處思。北望京華遺灑淚，傷心怕誦鶴鴿詩。<sup>84</sup>

詩下自注云：

昔兄弟姊妹十人，今存其六，而五處分離，去秋又遭三弟之喪，尤令人傷感不已。

仲蓉〉（卷8，頁2b）、〈林仲蓉沒後忽忽經年賦小詩以摠餘痛〉（卷8，頁8a）諸詩。而〈懷祥兒林甥〉詩中亦自注：「林甥攜仲蓉柩返絳。」（見卷8，頁4a）。

<sup>81</sup> 同前註，卷6，頁18b。

<sup>82</sup> 見曾懿：《飛鴻集》，《古歡室詩詞集》，卷3，頁9b。

<sup>83</sup> 見曾彥：《桐鳳集》（光緒鉛印本），卷1，頁14b。

<sup>84</sup> 見曾懿：《飛鴻集》，《古歡室詩詞集》，卷3，頁27a。

十人餘六，則是其三弟又歿。《飛鴻集》中收有〈輓歌四首哭蜀章三弟〉，其第三首云：「丁年仲春月，皖江停雙轍，戀戀復依依，又作千里別。」<sup>85</sup>蜀章即曾光岷，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官至刑部主事<sup>86</sup>，「丁年」即光緒二十三年（1897）丁酉，此為姊弟最後一次聚首。〈再和二哥宿松留別原韻〉不知作於何時，然此六首之後有〈甲辰炎夏訪胡硯孫夫人傅茂份於適園〉詩十首<sup>87</sup>，知其作年不得晚於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然則，蜀章之卒，當在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之間。

### （三）左錫璇夫妻之字號

關於錫璇字號，世所熟知者僅「字芙江」，然而《冷吟仙館詩稿》中，錫嘉屢屢稱其為「小桐五姐」，上引袁績懋《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卷前題辭，則稱其為「小桐五妹」，知「小桐」為錫璇另一字。

再者，錫璇詩集中有八首與袁績懋聯句之作，包括〈聞賊兵圍武昌城感賦與厚荈聯句〉、〈春陰遣懷聯句〉二首、〈送浣香姊營葬後回舟與厚安聯句〉、〈再疊前韻答小雲妹〉三首及〈聞廣西賊氛未平與厚安聯句復用前韻〉<sup>88</sup>，句下分別署「厚」及「娟」；又有二首與左錫嘉聯句之作，包括〈夏夜納涼步浣香姊韻與小雲聯句〉及〈再疊前韻復與小雲妹聯句〉<sup>89</sup>，句下分署「雲」及「娟」。可知「娟」亦為錫璇另一名。今由《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一書前署「小桐左芸娟未定稿」觀之，「娟」即「芸娟」之省稱。由於袁績懋之詩作中只稱錫璇為「芙江」<sup>90</sup>，且其詩集亦未流傳，而錫璇詩作又湮沒不彰；左錫嘉之《冷吟仙館

<sup>85</sup> 同前註，卷3，頁25b。

<sup>86</sup> 見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4a-b。

<sup>87</sup> 見《飛鴻集》，《古歡室詩詞集》，卷3，頁27b-29a。

<sup>88</sup> 見《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頁13a、13b-14a、27a-b；《碧梧紅蕉仙館詩草》，頁47a-48a。

<sup>89</sup> 見《碧梧紅蕉仙館詩草》，頁30b、31a。

<sup>90</sup> 按：袁績懋詩集中寫與左錫璇之詩，卷三《鋤蘭蕙草》有〈急雨步芙江原韻〉一首，卷四《桃源漁隱詩草》有〈芙江畫露根蘭一枝，活色生香，自饒丰韻。偶有所感，成小詩四絕，即題紙尾〉四首、〈暨陽小住書寄芙江〉二首、〈芙江寄詩二章，作此奉答，即步原韻〉二首、〈同安差次口占二律書寄芙江〉二首、〈自歷戎行，倏已四月，七夕已屆，人各一方，細雨孤燈，愴然憶別，口占二絕以寄芙江〉二首，合共十三首，均稱「芙江」，別無例外。另卷二《簪舸南遊草》有〈別婦即和其送別原韻〉二首、〈雨夜宿徐州寄婦〉四首、〈月夜泊金山下，舟中聞笛寄婦〉二首，卷四《桃源漁隱詩草》有〈夜夢亡婦感賦〉一首，合共九首，所稱之「婦」，乃其元配吳夫人。按：〈別婦即和其送別原韻〉

詩稿》雖倖得傳世，卻又未收入與錫璇聯句之二首；致「芸娟」一名，從未為世所知，故彌覺可貴。

至於袁績懋之字號，《清史稿》、《清代毗陵名人小傳》、《大清畿輔先哲傳》均作「厚安」<sup>91</sup>，《詞林輯略》作「厚菴」<sup>92</sup>，錫璇詩詞集中，亦作「厚齋」、「厚菴」或「厚壘」<sup>93</sup>。唯《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另有四首詞，均稱袁績懋為「慎菴」或「慎齋」<sup>94</sup>，此字號則不見他書稱引。另《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又有〈憶別寄藕菴〉二首、〈藕齋自鳳陽道中寄一書作此奉齋〉及〈書家信後寄藕齋〉共四詩<sup>95</sup>，其中鳳陽道中一首《晚晴移詩匯》題作〈酬外子鳳陽道中寄書〉<sup>96</sup>，可見「藕齋」或「藕菴」，亦指袁績懋。再者，由《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卷前袁氏題辭，可知袁績懋又有「芸垣舊史」、「味棣主人」等稱號。

#### （四）關於曾懿之二嫂

曾懿《浣月詞》有題為〈甲辰秋七月邀旭初二哥、靜宜二嫂游秦淮，並餞援華女姪滬濱游學用歐陽永叔體〉之〈采桑子〉（追涼避暑秦淮好）八闕<sup>97</sup>，明言

之二云：「十載鴛鴦戀舊群」，〈暨陽小住書寄芙江〉之一「三載流光一霎過」下小注則云：「芙江歸余已三年」；又〈夜夢亡婦感賦〉云：「別君已四秋，晤君纔一刻」，情辭淒切，知袁績懋於元配亡故後始另娶錫璇，夫妻情重。《碧梧紅蕉僊館詩草》前有徐樹銘敘，謂其元配姓吳，亦工文辭，已見上引。

<sup>91</sup> 見張惟驥撰，蔣惟喬等補：《清代毗陵名人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記叢刊》，第197冊），卷7，頁23；徐世昌等：《大清畿輔先哲傳》（《清代傳記叢刊》，第201冊），卷37，頁23a-24b。

<sup>92</sup> 見朱汝珍輯：《詞林輯略》（《清代傳記叢刊》，第16冊），卷6，頁30b「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

<sup>93</sup> 如〈厚齋差次漳泉詩以卻寄〉及〈得厚菴初六金陵書〉，分別見《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頁17b、4a-b。又如〈賀新涼·厚壘以詞見示作此奉答〉（一紙書來速），見《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稿本），頁7a。

<sup>94</sup> 《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載〈賀新郎·慎齋以詞見示作此奉齋〉（一紙書來速）、〈滿江紅·聞慎菴復有邵武之行作此寄慨〉（歲月如馳）、〈思佳客·即景寫懷寄慎菴〉（夜夜驚魂入夢頻）、〈西江月·感懷寄慎菴〉（皎月每教雲掩）四詞（見頁11b、12a、13a、13b），分別稱袁績懋為「慎齋」、「慎菴」及「慎菴」。《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第一首稱「厚壘」，第二首亦作「慎菴」，餘二首無題。而《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則四首均作「外子」。

<sup>95</sup> 見《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頁5a-b、24a、33a。

<sup>96</sup> 見徐世昌：《晚晴移詩匯》，卷188，頁51b。

<sup>97</sup> 見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卷4，頁12a-13b。

其二嫂名「靜宜」，唯《浣花集》又有〈登樓迴文和蘊芳二嫂原韻〉一詩<sup>98</sup>，又謂二嫂名「蘊芳」。何以二人均稱為「二嫂」，理由不外有二：一是「蘊芳」乃堂嫂或同輩兄長之妻，稱「二嫂」乃是親族輩序中之泛稱或敬稱；一是曾光煦確有另一妻妾。按：《曾氏家訓》之扉頁上題有「媳謝述敬署」五字，其下鈐有「蘊芳」一印，證明蘊芳確為曾光煦之妻，姓謝名述，且能文善詠，故能題端，又能與曾懿相唱和。此《家訓》另有錫嘉外孫女林專一所題篆字，明署「光緒十七年」，已見上文所述。而曾懿有〈辛卯秋寄兄弟姊妹〉詩八首，即作於光緒十七年(1891)，其第六首(扁舟夜宿碧山頭)下云：

大哥官閩，二哥官晉，均極清廉。二嫂多病，昔日相待最厚，至今猶戀戀不忘。<sup>99</sup>

已謂二嫂多病。〈甲辰秋七月邀旭初二哥靜宜二嫂游秦淮〉一詩則作於光緒三十年(1904)，然則，其時蘊芳或已不在世，故「二嫂」易人，乃極有可能之事。

#### (五) 關於曾懿之諸子

有關曾懿之子女，袁勵準所撰之〈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中曾有明確記載：

文節公在延津邵道任內殉難，先王母留滯閩垣，先二伯父旋以同知官閩，因就養焉。先嚴依先伯父以居。光緒乙亥，始就姻於蜀，家慈來歸，時年二十有三。居蜀三年，生勵楨、勵準。戊寅由蜀旋閩，先王母一見即深愛之，相依二載，備極眷戀，惟恐愛日之短也。是年生勵杰。……壬午生勵衡，丁亥生勵賢，庚寅生勵宸……。庶母楊氏舉子勵修、勵翥、勵文，女二；樊氏舉子勵善，家慈以養以教，一如己出。<sup>100</sup>

該文非但詳列曾懿諸子之出生年份，文末眾子共同具名，更是不分嫡庶，悉依年齒排列，計列出兄弟十人，依次為勵楨、勵準、勵杰、勵衡、勵賢、勵修、勵宸、勵翥、勵文、勵善。其中勵楨、勵準、勵杰、勵衡、勵賢、勵宸六人為曾懿所出。

唯是曾懿〈夏末秋初炎蒸未退，病起無聊，作此以示諸子〉詩下小注有云：

<sup>98</sup> 見同前註，卷1，頁5b。

<sup>99</sup> 見曾懿：《飛鴻集》，《古歡室詩詞集》，卷4，頁9a。

<sup>100</sup> 見袁勵準等：《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1922年排印本），頁2a-3a。

時大兒楨宦江右，二兒準供職京都，三兒凱宦四川，四兒贅親漢中，六兒從學京都。<sup>101</sup>

謂其第三子名「凱」，顯與〈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所述相悖。按：袁勵杰曾修《桓台志略》<sup>102</sup>、北京大學袁行霽教授即其哲嗣。筆者曾向袁教授求教，先生謂從未聞「勵凱」之名，「凱」字云云，「或是原名，或是誤記」。袁教授並告知其五叔早夭，故注中未曾提及。據此，則袁氏兄弟原應為十一人<sup>103</sup>，「勵賢」排行第六，以下類推。按：袁行雲敘錄《古歡室詩集》云：

次子袁勵準，光緒二十四年進士，官侍講，有《恐高寒齋集》。六子袁勵賢，宣統間任泰安知州，有《千巖萬壑樓詩文稿》。<sup>104</sup>

即稱袁勵賢為「六子」，可資佐證。至於袁氏兄弟之字號，則頗難悉知。《古歡室詩詞集》中有嚴謙潤〈題辭〉，其「諸郎傳彩筆」句下注云：「令子植臣、珏生、季萊、薑室、壽均諸兄皆稟庭訓。」依情理言，嚴氏提及昆弟五人，自應依齒序列，然則，植臣、珏生、季萊、薑室、壽均，應是勵楨、勵準、勵杰、勵衡、勵賢五人之字。唯勵杰字「寄萊」，作「季萊」，蓋音近而誤<sup>105</sup>。

再者，關於「贅親漢中」者究為何人，亦值得討論。曾懿有一子為張祥齡女婿（說詳下），上引曾懿詩注中，既謂「四兒贅親漢中」，此子自是袁勵衡。唯廖平所撰〈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一文云：

子四：長、次、四先後殤，三宣。女五：長同鄒出，適即選知縣陽湖嚴君溫初四子謙潤分省知縣；次芷，適湖南即補道常州袁君學昌四子勵修安徽知縣；三蘇，適陝西留壩同知揚州王君懋照長子祖培；四荃，字成都江南儲糧糧道胡君延三子壽彭；五荷皆魏出。<sup>106</sup>

<sup>101</sup> 見曾懿：《飛鴻集》，頁25a。

<sup>102</sup> 袁勵杰修：《桓台志略》（濟南：平民日報社，1933年）。

<sup>103</sup> 嚴謙潤序《古歡室詩集》，謂袁勵衡「昆弟十人」；又《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載張廣建所撰壽序云：「太夫人有十子，已出者六，庶出者四」（頁6b）；均就長大成人者言。

<sup>104</sup> 見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頁2757。按：袁勵準所撰《恐高寒齋詩草》，為一九七四年其子袁行濂據手書遺稿影印出版者，有俞大維、黃杰序及袁行濂誌語，敘袁氏生平及其先世事甚詳，後並附輯其書畫遺墨多幅。

<sup>105</sup> 袁教授云：「家父字『寄萊』，所謂『季萊』，肯定是誤記，因為他排行為三，不可能用『季』字。」按：《桓台志略》之序文、《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中周存培所撰壽序（頁20a）等，均作「寄萊」，知一般均不混淆，此處應為音近而誤。

<sup>106</sup> 見廖平：《四益館文集》（成都：存古書局，1921年刻《六譯館叢書》本），頁28a-29a。

卻以爲贅親者爲勵修。廖平此文中詳述張祥齡夫婦生平事蹟及生卒年，與張之感情，自非泛泛，唯以勵修爲張氏婿，則明顯有誤。按：《半篋秋詞》前有嚴偉序云：

偉於勝朝壬寅之歲，始入先生甥館，時先生年已五十，猶好倚聲之學，集諸甥袁勵衡、王祖培于大荔衙齋，作覓春詞十餘闕。癸卯之春，命偉書春帖曰：「酷好填詞，可惜花間詞侶少；不能飲酒，偏逢世上酒人多。」不一月而先生遘疾，遽歿於秦。<sup>107</sup>

《古歡室詩詞集》前亦有嚴謙潤序，云：「余與薑室同張氏甥館」。嚴偉即嚴謙潤，上海圖書館藏有其《嚴山自訂年譜》手稿本，卷首即云：「余譜名謙潤，字吉齋，其後更名偉，字覺之，別號嚴山」<sup>108</sup>。而二序一說「袁勵衡」，一說「薑室」，可見「勵衡」即是「薑室」，亦即曾懿所謂之「四兒」。廖平乃誤記。

以上乃是就左氏才女之親屬關係所作推定，配合簡表並觀，當更能了然。唯是上表中亦有若干疑點仍待釐清，茲說明如下：

一、錫嘉幼女究何名？《華陽縣志》著錄《曾鸞芷遺詩》，云：

《詩緣正編》：華陽人，新都魏光瀛室，有遺詩。

樵說女史爲左冰如少女。<sup>109</sup>

據此，此女似名「曾鸞芷」，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因此定其名爲「曾鸞芷」，一般皆從之。然由上表觀之，曾家女兒似均爲單名。錫嘉有〈哭六女祉兒〉詩，稱其爲「祉兒」，然錫嘉另有〈懷祥兒林甥〉、〈寒夜懷祥兒〉，所稱「祥兒」卻是四子光文<sup>110</sup>，可見「祥兒」爲小名，然則「祉兒」亦有可能爲小名。唯錫嘉亦屢稱三女爲「玉兒」，而曾玉爲名。茲未能遽定，姑依錫嘉稱呼，

<sup>107</sup> 見張祥齡：《半篋秋詞》，序頁1a-b。

<sup>108</sup> 此書一冊，不分卷。按：嚴氏爲《古歡室詩詞集》作序，在「光緒二十有九年癸卯夏閏五月」，仍名「謙潤」；爲其伯父嚴玉森纂輯《虛閣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74冊），該譜編至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正月既望」，亦名「謙潤」。唯民國三年甲寅（1914）爲《半篋秋詞》作序，已改稱「嚴偉」，則改名或在易代之後。

<sup>109</sup> 見葉大鏘等修，林思進等纂：《華陽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卷26〈藝文四〉，頁27b。

<sup>110</sup> 〈哭六女祉兒〉，見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6，頁18b。〈懷祥兒林甥〉、〈寒夜懷祥兒〉，分別見卷8，頁3b-4a、5b-6a。按：錫嘉〈北風行——爲林甥小敘復別感作〉詩附注：「四兒從軍山海關外」（見卷8，頁3a）；〈懷祥兒林甥〉詩又注云：「祥兒從軍北上」，是以知祥兒即四兒。

稱之爲「曾祉」。

二、曾詠有弟及二侄先詠而卒，由錫嘉移柩歸葬故里。《冷吟仙館詩稿》中有〈余歸有日矣，適佑卿族叔省三署篆吉郡，致函緩期歸蜀，賦此謝之〉、〈由豫章移瓚叔柩歸里〉、〈癸亥冬月題自繪孤舟入蜀圖於叉魚灘舟次·并序〉諸詩均提及其事<sup>111</sup>，由「瓚叔、警侄兩柩均未歸葬」、「去歲警侄、鈞侄相繼而亡」、「是歲弟侄雙亡」等語看來，曾詠弟名「瓚」，可能即是單名，而二侄是否單名即難確定。另曾詠《吟雲仙館詩稿》中有曾詠〈雨後雜興和慎齋四弟〉詩，「慎齋」應是字號，未詳其名<sup>112</sup>。然由錫嘉〈像讚〉所云「君有二昆，友誼夙敦。孔梨有讓，姜被同溫」看來，曾詠應只有兄弟二人，何以有「四弟」之稱，俟考。

三、有些親屬關係在原詩中即已混淆，如姚墨卿。錫璇有〈憶姚墨卿二姊〉二首及〈寄姚墨卿二姊〉四首，錫嘉亦有〈送姚墨卿表妹出都〉詩<sup>113</sup>，錫嘉爲錫璇妹，然錫璇均稱姚爲姊，而錫嘉卻稱爲妹，則頗爲可怪。又，左錫璇有〈更漏子·寄淑生七姊〉（宿醒酥）詞，稱「淑生七姊」，然又有〈初寒夜坐和淑貞七姊原韻〉詩，稱「淑貞七姊」<sup>114</sup>，由於三本詞集均作「淑生」，且在錫璇詩中另有送韓淑貞者<sup>115</sup>，可判斷應以作「淑生」爲是。唯左氏七姊妹中，錫璇排第五，故此「淑生七姊」，自非同胞姊妹。

四、因篇幅關係，上表只列出最直接之親族。如錫嘉稱繆荃孫爲表弟，詩中多次提及舅氏繆仲英、舅母薛太夫人、繆荃孫之妻莊瑩如及其姊妹莊璧如。又如錫璇與張縉英，向來都謂錫璇爲其女弟，然《燕臺隨侍集》中有六詩寫予張縉英，均稱「孟緹寄母」<sup>116</sup>，可證二人關係其實更爲密切。至如錫璇詩中有多首寫

<sup>111</sup> 見同前註，卷4，頁3a、5b。

<sup>112</sup> 見曾詠：《吟雲仙館詩稿》，頁2a。收入曾詠、左錫嘉：《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

<sup>113</sup> 錫璇詩見《碧梧紅蕉仙館詩草》，頁24a-b、34b-35a。錫嘉詩見《冷吟仙館詩稿》，卷3，頁1b。

<sup>114</sup> 詞見《小檀樂室彙刻閨秀》本《碧梧紅蕉館詞》，頁7a；《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頁5b-6a；《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頁7a。詩見《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頁18b。

<sup>115</sup> 送韓淑貞者，《碧梧紅蕉仙館詩草》有〈步韓淑貞四秋詩〉四首（見頁22a-b）。又有〈題王夫人韓淑珍畫香樓集〉二首，疑亦爲同一人（見頁22a）。

<sup>116</sup> 按：此六詩爲：〈孟緹寄母招飲留宿竹深荷淨齋即景口占〉二首、〈秋夜呈孟緹寄母〉、〈呈孟緹寄母〉、〈孟緹寄母赴楚半載不得消息作此寄懷〉二首。見左錫璇：《碧梧紅蕉仙館詩草》，頁15a、28b-29a、40b-41a、43a-b。

予「浣香二姊」者，乃是結拜姊妹；「小蓮二姊」則可能指堂姊妹左白玉<sup>117</sup>；又有致「揚廷二弟」者，由於錫嘉、曾懿等人作品中均不見此人，反而袁績懋有詩留別，疑此爲其夫家親人<sup>118</sup>。凡此之類，均不贅。

#### 四、左氏家族關係之討論

最後，尙有二點可資討論。一是綜合各項資料，顯示左氏一門慣於親上加親；二是關於曾彥之生平。

##### (一) 關於親上加親

左錫璇與左錫嘉、曾懿與曾彥均爲兒女親家。《古歡室詩詞集》有幾篇序均談及此種親屬關係：

《古歡室詩集》，迺同懷妹伯淵所作也。……及其贅姻中表袁幼安，妹婿乃江南名士……（曾光照序）

吾姊幼擅清華……迨袁姊丈幼安之贅於蜀也，本范鄭之舊姻，聯鮑桓之佳耦。（曾彥序）

今春鄂游，遇幼庵於輪舶，……方諗伯淵女士工書畫、善詩詞，有母氏風。旋見眎《古歡室全集》，唐音宋派，卓然名家。蓋以冷雲爲之母，紅蕉爲之姑……。（繆荃孫序）<sup>119</sup>

「幼安」即曾懿之夫袁學昌，左錫璇之夫爲袁績懋，學昌即績懋子。換言之，曾懿與袁學昌是表兄妹成婚，左錫璇之於曾懿，既是姨，亦是姑。而嚴謙潤序，除了重申此段姻緣外，更提及曾懿之子薑室娶張祥齡之女。嚴序云：

薑室少小隨尊人宦安徽，昆弟十人，無不稟承庭訓。其受教於太夫人者，

<sup>117</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其《餐霞樓軼稿》二卷，凡詩一卷，詞一卷。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53。

<sup>118</sup> 左錫璇《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有〈揚廷二弟見惠盆菊二林賦此誌謝〉、〈浮生如寄，日月幾何，繁花正妍，黃葉又繼，人間恨事何啻千端。憶別長安，倏經匝歲矣，秋間倚窗間，適揚廷二弟見示移居梔香館詩，即步原韻奉會〉二詩（頁24b、27b-28a），《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亦有〈滿江紅·題揚廷二弟乘槎破浪圖〉（脫盡紅塵）詞（頁3b-4a）。袁績懋《味梅齋爐餘草》則有〈將赴揚州留別揚廷二弟〉詩（見卷4《桃源漁隱詩草》，頁19b）。

<sup>119</sup> 分別見《古歡室詩詞集》，序頁1b、3a、5b。

爲充足多焉。……余與薑室同張氏甥館，……余又聞之太恭人之母家，雙親俱以才德顯，乃考太僕公以厚德不幸卒世，乃妣左太夫人者，江南人，即薑室令祖太夫人之姊妹行也。左太夫人既雅多才藝，其子女又皆以妙才聞于時，左太夫人重其女，欲得一快婿，于是吾幼安姻丈首聘其第二，太恭人是也。餘亦得良耦以去。最小而才者歸于張氏，即吾子苾外舅所稱之五先生是也。吾外姑夙與太恭人善，于學茶各有專精之處，兩姓兄弟，一家姊妹，雖在千里，猶在一堂。……吾外姑中年而逝，子無子息，其旅櫬尚在蘇台未葬，今春吾外舅又逝，其家僅存弱息，養生送死，仔肩無人。華實不常，可爲惋惜。<sup>120</sup>

此序作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子苾」即張祥齡，爲曾彥之夫。嚴謙潤既謂「余與薑室同張氏甥館」，可見二人同爲張祥齡之婿。薑室即袁勵衡，已見上文所考。上引廖平〈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一文雖誤勵衡爲勵修，卻明白指出嫁與袁勵衡者爲張祥齡次女，名「芷」。又，《古歡室詩詞集》「題辭」中載有嚴謙潤爲此書所題之〈齊天樂〉，「佳兒佳婦曾見」句下自注云：「謂薑室仲芬夫婦」，據此，又可知張芷字「仲芬」。

再者，曾光岷所書〈事略〉一文，有如下文字：

嗣府君簡泰江西吉安知府，……時姨氏莊母居贛州，與姨氏袁母子女聯姻，迺先妣赴贛相見，並贊其事。……<sup>121</sup>

提及左婉洵與左錫璇之子女亦彼此嫁娶，唯並未說明細節。由錫嘉詩中，卻可看出成親之二人爲袁子庚及莊芷卿。按：《冷吟仙館詩稿》卷八載有三首錫嘉與袁子庚久別重逢之詩。前二首題云：「袁子庚甥、莊芷卿甥女，昔在江右數載相依，別後每縈懷想。丁亥春，煦兒自猗氏移絳縣，子庚仕於汴，適宰濟源，相去三百餘里，遣使相迓，遂令岷兒侍往，以慰廿年離悵。久別重逢，悲喜交集，爲賦二詩。」抒發久別乍見、百感交集之情：

憶昔遠別離。愁無相見期。子滯漳水濱，我歸蜀山陞。  
漳水何渺緜，蜀山多嶮崎。分飛遘時亂，存亡安可知？  
哀猿峽中嘯，杜鵑江上悲。事畜百憂集，積瘳傷心脾。  
念子慰別語，刮目待孤兒。孤兒方總角，羸瘠如懸絲。  
煢煢廿餘載，悽苦難爲辭。故舊音信斷，骨肉天一涯。

<sup>120</sup> 見同前註，序頁9b-11a。

<sup>121</sup> 見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1b-2a。

結思感夢魂，倘恍親容儀。  
情極緣乃生，宦轍結比鄰。之子敦宿誼，素書卅六鱗。  
命駕趣首塗，逶迤越山垠。不辭太行險，快此宿願申。  
握手展契闊，悲歡語雜陳。相對忽如夢，熟視乃信真。  
丰度猶疇昔，鬚鬢見苦辛。兒女半隨肩，濯秀孫枝新。  
依依話昔年，敬愛情彌親。嗟余迫桑榆，子亦非芳春。  
嘉會豈有常？寸陰良可珍。<sup>122</sup>

另一首題為「橫嶺關途次寄懷袁子庚莊芷卿兩甥」，則是短暫相聚之後，又復賦別的相思之感：

萍蹤偶然合，雲水易分張。別學還清濟，歸輿已太行。  
碧霄迴雁字，紅葉趁螺網。回首望城邑，秋山滿夕陽。<sup>123</sup>

袁子庚是錫璇之子，而錫璇大姊婉洵適同邑莊迺洵，錫嘉既稱莊芷卿為甥女，自是婉洵之女。由此詩內容觀之，錫嘉與袁子庚、莊芷卿小時曾相聚數載<sup>124</sup>，離別二十年後復於濟源相見。濟源在河南，二人同處河南，且由「兒女半隨肩，濯秀孫枝新」看來，顯然是夫妻。然則，曾光岷所謂二家姨母子女聯姻者，即此二人。曾光岷〈事略〉又云：

丁亥河南濟源令袁學灝，姨子也，迎養入汴，一覽嵩雲之盛。<sup>125</sup>

據此，又可知袁子庚名學灝。綜上，顯見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傳統均習於親上加親。此亦為古代之傳統觀念，尤以書香門第者為然。

## （二）關於曾彥之早卒

上引嚴謙潤序中曾謂曾彥「中年而逝，子無子息」，個人認為此二語應是探討曾彥生平之重要線索。茲再討論如下：

按：曾彥聰穎明慧、才華洋溢而又明艷過人，《華陽縣志》謂其「姿穎既絕而貌又明麗，每軒車過市，望者駢立，咤為神仙。幼承母訓，讀書引篆，彈絲剪綵，靡不精妙，而五言之作，造詣尤高，漢、魏、齊、梁後弗屑也。」令人想望

<sup>122</sup> 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8，頁12a-13a。

<sup>123</sup> 同前註，卷8，頁13a。

<sup>124</sup> 按：其時袁績懋應已殉難，故謂「孤兒方總角」。

<sup>125</sup> 見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4a。

其風姿<sup>126</sup>。王闓運序《桐鳳集》，敘述與曾彥交往情事，云：

時出詩歌質余，益讀楚詞、漢詩，兼作篆隸，十年來業術道進，駁駁過其夫。……張生復以曾詩刻本來質余，云欲改刊。覽其詩，篇篇學古格律，無復俗華靡而風骨益潔，視在蜀時又異。詢張生，乃反無所作，自云應試紛其心云。……曾夫好奇通脫，無故挈妻子行萬里，故曾詩頗有古作者之風，又不應試，可專肆其力，宜其有成也。<sup>127</sup>

言下隱然有曾彥表現遠勝其夫之意，如此佳人，惜乎享年不永。廖平〈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一文，明列張祥齡及曾彥的生卒年，謂曾彥「丁巳十月初一子時生，庚寅十月初丑時卒於蘇州」，丁巳為咸豐七年（1857），庚寅為光緒十六年（1890），然則，曾彥得年三十四歲。張祥齡《受經堂集》中有〈祭亡嬪曾孺人文〉，是張氏為出使咸陽，暫厝曾彥靈柩所作，其中有云：

嗚噫！日月易邁，急若危絃。不敢載筆，於茲六年。……我今別子，奉命咸陽。靄靄雲樹，蕭蕭白楊。不知何日，導子還鄉。形則暫厝，神可偕行。<sup>128</sup>

是曾彥歿後六年仍未歸葬。據上引嚴謙潤〈古歡室詩詞集序〉，直至光緒二十九年張祥齡死，此事仍未能如願；再由其為《半篋秋詞》所撰序文觀之，顯然曾彥一直未遷葬張氏祖墳<sup>129</sup>。

曾彥何以如此短壽？個人推測，奔波勞累、無子之憾乃至於張祥齡之不遇，可能都是原因。按：曾彥婚後，隨張祥齡四處奔波，或因勞累致病。《古歡室詩詞集》前有曾彥長序，未署「庚寅二月下浣同懷妹季碩彥作於蘇州滄浪亭虔恭室」，寫作時間距其卒不過半年。序中提及赴姑蘇途中曾與曾懿相會，有「丙戌歲，彥有姑蘇之遊。道出皖江，忽復相覩」等語，丙戌為光緒十二年，《飛鴻集》中有〈季碩五妹由川往蘇皖垣小聚別後賦此〉詩云：

嗟我同懷子，離居踰十年。十年積沈思，衷情何由言。  
君今來吳越，皖江停雙轍。相離苦鬱紆，相見同愉悅。  
……

<sup>126</sup> 見葉大鏞等修，林思進等纂：《華陽縣志》，卷19〈人物十三〉，頁5b-6b。

<sup>127</sup> 見曾彥：《桐鳳集》，序頁1a-b。

<sup>128</sup> 見《受經堂集》（成都：存古書局，1921年刻《六譯館叢書》本），頁26a-b。

<sup>129</sup> 嚴偉民國三年為《半篋秋詞》所撰序有云：「偉于前年返江東，既訪先生軼事於惠山之麓，復謁曾夫人墓於胥門之外」；而據廖平文，張祥齡遺骸，於光緒三十三年，即其卒後四年，由三子「宣」歸葬於漢州祖塋，顯見曾彥迄未遷葬。

方經十日歡，復作千里別。千里隔江都，送君登艫。<sup>130</sup>

又有〈季碩五妹以詩見示題其卷後〉詩云：

長途千里歷風塵，牢愁欲效窮途哭。閱歷因知世路艱，翠袖單寒頻倚竹。  
遨遊湖海衣化緇，陶鑄江山字凝綠。……

今君征棹赴姑蘇，一路溪山詩料足。……。<sup>131</sup>

由內容看，乃記同一件事。在姊妹歡聚之餘，曾懿亦不自禁對其僕僕風塵備覺憐惜。「長途千里歷風塵，牢愁欲效窮途哭」蓋為寫實。曾彥光緒十二年首途蘇州，光緒十六年二月亦在蘇州，然在此期間，卻東奔西走。《桐鳳集》前有王闈運序，記與曾彥及張祥齡交遊事甚詳，云：

易司使藩蜀，妻婦俱好文，尤敬異之；及移蘇藩；固要張行，因挈家汎江渡湖，居沅澧間。頃之，至長沙省余妻，旋與易妻俱至吳，吳，其外家故鄉也。余女妾在蜀相繼病夭，獨攜諸孤女汎江渡海。今年避暑天津，而張、曾復來，云自京師，將還旅吳，……。<sup>132</sup>

易司使即易佩紳。該序寫於「己丑寒露日」，即光緒十五年(1889)，而謂「今年避暑天津，而張、曾復來」，可見其舟車勞困之一斑。王序「曾夫好奇通脫，無故挈妻子行萬里，故曾詩頗有古作者之風，又不應試，可專肆其力，宜其有成也」云云，雖說是稱讚曾彥，何嘗不亦有憐其勞碌之意？故其早卒，或與此有關。

再者，「牢愁欲效窮途哭」云云，乃謂曾彥心境鬱塞。此中主要原因應是無子。廖平〈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提及張祥齡五個女兒，一為「鄒出」，四為「魏出」，顯然曾彥無所出。張祥齡雖有子，由張氏作品看來，亦非出自曾彥。〈祭亡嬪曾孺人文〉中，張祥齡除感念曾彥之美德及才情，對人亡文在及無法歸葬抒發其悲痛外，並提及曾彥對無子嗣耿耿於懷：

明哲我嬪，誠哉嗜學。擬作歌詩，規諷謠誣。騷辨之音，哀怨忠愨。自謂無子，斯文是託。纂輯通禮，攷典研德。金玉匪貴，繁縟是屏。卓為女師，玉潔蘭馨。交滿天下，誰模子型。方期百年，傳之萬載。如何不祿，人亡文在。當花謝春，升月斂彩。恨積如山，淚傾成海。昔所深隱，痛子無兒。既思千祀，彭殤同斲。俗求既往，我念未來。我今悲子，我後誰

<sup>130</sup> 見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卷3，頁5a。

<sup>131</sup> 同前註，卷3，頁6a。

<sup>132</sup> 見《桐鳳集》，序頁1a。

悲。天地蜉蝣，光陰駒隙。死者爲歸，生者爲客。今異衾裯，後同幽宅。子知此理，故無靈跡。<sup>133</sup>

由文意推求，似乎曾彥對無子甚爲介意，而所著重者，則爲香火之傳。《受經堂集》中另收有〈答山西胡硯生〉一文，對此位少小知交傾訴相別十餘年來哀樂之況，真情流露，令人動容：

僕家骨肉凡四人，父母與妻，今無一存。先人邱壟，松柏不剪；亡孀靈輻，尚殯吳郡。遠竄朔方，……孟仲二姬，抱琴煮酒，徘徊左右，前此群小俱已散亡，惟存姊姊，以慰惻獨。長者育子二女三，少者育子二，十日內且復將產，見凡女三子四，閉門嬉游，與群兒爭餅，不知山外天地云何。無人可求，自食其力，比諸前日，忝顏向人，固有閒矣，然非吾願也。<sup>134</sup>

其中提及曾彥死後與孟、仲二姬共同生活，寫來十分寂寥。《半篋秋詞》中有多闕寫予孟昭、仲容者<sup>135</sup>。由〈蝶戀花〉（雙六年華才幾許）一闕前小序「仲容年十二，隨姊孟昭媵予，女君授以藝文」等語觀之，二姬在曾彥卒前應已入門，唯二人年紀確然甚輕。二人共生育四子三女，而由「閉門嬉游，與群兒爭餅」觀之，此數兒尙幼小。廖平文中謂「子四：長、次、四先後殤，三宣。」疑即指此四子。又謂張祥齡卒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三月二十二，而宣直至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四月二十五，始將其葬於漢州祖塋，很可能亦因張宣年幼。然則，曾彥顯然是既無子又無女。就封建社會之氛圍來看，此種遺憾必然形成心靈之磨折。

此外，個人以爲，張祥齡之仕途表現，應也是曾彥內心深層的壓力。張祥齡〈祭亡孀曾孺人文〉一文追念曾彥對自己賞愛顧惜之深，曾云：

人孰無親，親多溢美。敢以誣詞施諸銘誄。子愛吾文，願先我死，冀得哀篇，雖死亦喜。嗟予薄德，荒忽靡常。……事我以正，如奉尺珍。輕則畏隕，重則招嘔。憂羸懼變，呼天號親，萬千隱曲，以保予身。<sup>136</sup>

曾彥對張祥齡賞愛景仰之深，竟至寧願早死以得美文之地步，讀之令人驚詫。曾

<sup>133</sup> 見張祥齡：《受經堂集》，頁26a-b。

<sup>134</sup> 同前註，頁18a-19a。此文標目下小字注「名延，平遙縣知縣」。按：張氏與胡延爲至交，曾合撰《雙伽陀詞》，又是兒女親家，均見前文。

<sup>135</sup> 《子苾詞鈔》中，亦有乙未驚蟄前一日攜姬人仲容與鄭文焯等人遊鄧尉〈卜算子〉八首。見《子苾詞鈔》（《六譯館叢書》本），頁1a-2b。

<sup>136</sup> 見張祥齡：《受經堂集》，頁26a。

彥人物出眾，但在其心目中，張祥齡更是不世出之奇才，然而如此夫婿，卻生性灑脫，視功名如無物，致未能仕途亨通。曾彥對此能否看得開，其「牢愁欲效窮途哭」是否與此有關，均不無疑問。

曾彥多才而早卒，以上三點應是重要原因。了解此種情感，讀其詩作，方能體會其中深層意蘊。

以上是透過作品對錫璇、錫嘉一門才女主要親人之考定，可見家族乃至於交遊資料<sup>137</sup>，確實有助於作家整體研究。例如兩代才女皆工書善畫，但由錫嘉有〈月夜鳴琴用先慈題停琴仁月圖韻〉、〈白胡蝶用先慈詠白薔薇韻〉<sup>138</sup>，錫璇有〈齊天樂·題竹君六姨母桐陰撫琴圖〉<sup>139</sup>看來，其母親及姨母亦均能詩善畫，而左昂繼配惲夫人，乃惲敬季女<sup>140</sup>，故一門風雅，其來有自；而左氏一門畫風多受惲南田影響，應亦與此有關。可見透過家族之角度檢視女作家之作品，確能有不同之視野。

## 五、餘論

有關明清才女之研究，學界雖知與家族有關，然而一般研究仍以個人作品之分析為主；近年如紀玲妹〈論常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諸文<sup>141</sup>，已注意家族之因素，然基本上仍限於分析客觀資料，至於如何結合家族因素進行研究，至今論者殊少。本文根據各項資料建構左氏二代才女之親族關係，乃是一種方法上的新嘗試。

古代婦女受環境局限，其生活重心即是家人親友，故作品題材多為思親念友及家族之榮衰大事，而同類記事，亦往往見諸其親友之作品中，若能多方彙集相關記載以作參證，必能對才女作品有更深入之體會。然而資料如何蒐求，端賴親

<sup>137</sup> 上文考曾彥生平，主要根據張祥齡友人廖平之〈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即其顯例。

<sup>138</sup> 見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卷1，頁9a、15b。

<sup>139</sup> 見左錫璇：《碧梧紅蕉館詞》，頁4b-5a；《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頁3b-4a；《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頁5b-6a。

<sup>140</sup> 見左元成等：〈先大夫墓誌銘〉，卷5，頁61b。

<sup>141</sup> 紀玲妹：〈論常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頁54-58，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中州學刊》，2005年第6期，頁216-220。

友網絡之建構。網絡一旦確立，才女與其兄弟姊妹、父母子女，乃至其他親友間之情誼，方得以掌握。且由於諸人來往酬唱、聲氣相通，此群體間彼此之關係及影響如何？家族之因素如何？均成爲值得研究之課題，甚或可進一步探討此家族的特色，以及對當時學風及文化發展的影響。可謂饒富意義。

基於以上理念，本文乃以左錫璇、左錫嘉及曾懿、曾彥兩代才女爲主要對象，嘗試重建其主要之親族關係。在研究方法上，採取「以人求書」及「以書知人」的方式。先以四人及其配偶的著作爲主，舉凡文本、詩題、詞題、序跋、題辭及附註中涉及人事者，均一一檢出，再就其中提及之人名或關係，循線擴大蒐求著作，俟訪得後，往往又可尋獲更多相關之人事資料，如此相互爲用，即可逐步建構其親友網絡。研究日趨深入，此網絡則可日益增大，諸人關係亦可望日漸明晰。此種方法，亦適用於明清家族性之作家研究，並不局限於女性作家。

此外，在「以人求書」及「以書知人」的過程中，發現甚多新資料，則屬於本文之額外收穫。文本方面，最重要者爲左錫璇之詩詞集，計有《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二卷、《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一卷；《碧梧紅蕉僊館詩草》一卷、《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一卷；以及署名「左芸娟」之《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一卷，合共四百餘首詩，均爲前所未見，詞作亦較傳本多出六首。而其夫袁積懋之《味梅齋燼餘草》四卷，共錄詩三百餘首，亦爲甚罕見之書。此部分資料彌足珍貴，筆者已將全文點校，續於本所《通訊》刊布。

參考資料方面，如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袁勵準〈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廖平〈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袁行濂爲《恐高寒齋詩草》所書誌語等，均爲學界前未措意之資料。有關左錫璇、左錫嘉、曾懿、曾彥之生卒年，向來諸說紛紜。上列諸文，對此卻有廓清之效，茲一一考定如下，以作爲本文之結束。

### （一）左錫璇

左錫璇之生年，一般均作「一八二九」<sup>142</sup>，卒年則向來不詳。中華書局《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定爲「1829-1891後」<sup>143</sup>，近年江慶柏〈《中國文學家大

<sup>142</sup> 按：鄧紅梅《女性詞史》定錫璇生卒年爲「1829?-?」，似對生於「1829」之說採取保留態度，唯並未提出任何說明。見《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27。

<sup>143</sup> 梁淑安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50。

辭典·近代卷》考補》一文，依據《毗陵名人疑年錄》，主張卒年應作「1895年」。江文云：

按：張惟驥《毗陵名人疑年錄》卷六云：「生道光九年己丑，卒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據此，其生年為1829年，與《辭典》同，卒年為1895年，可補《辭典》之缺。<sup>144</sup>

查《毗陵名人疑年錄》，於左錫璇條下云：

左芙江六十七錫璇  
生道光九年己丑  
卒光緒二十一年乙未<sup>145</sup>

六十七歲顯然是由其生卒年推算而得，至於生卒年據何資料，則無片語之說明。

按：袁勵準〈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敘述曾懿與左錫璇婆媳情深，曾云：

先嚴歷任英山……，家慈悉之任所。祿入稍豐時，遣使迎養，迨以老人恐涉風濤，屢請不獲。每言及，淚涔涔下。乙未先王母棄養，家慈慟幾絕。以為隨宦十餘年，不及盡一日養，引為終身大疚。<sup>146</sup>

明言左錫璇卒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可證《毗陵名人疑年錄》之說不誤。此項資料學界未見引用，可補舊說之不足。

## (二) 左錫嘉

關於左錫嘉之生年，由於林尙辰為其六十大壽所撰〈節略〉一文中，有「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太夫人六旬設帨之辰」一語，由此上推，知錫嘉生於道光十年庚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唯是道光十年換算西曆雖是一八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卻是一八三一年二月七日，已見上文所考。至其卒年，據曾光岷〈事略〉一文，知為光緒二十年。該文云：

光緒二十年甲午冬月，舊患肝疾忽發，醫治罔效，二十五日卒於山西鄉縣署，年六十有五。<sup>147</sup>

「冬月」乃夏曆十一月，知錫嘉卒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各家述及錫嘉生卒年，或

<sup>144</sup> 江慶柏〈《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考補〉，《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1年第2期，頁14。

<sup>145</sup> 張惟驥撰：《毗陵名人疑年錄》（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卷6，頁4。

<sup>146</sup> 見袁勵準：〈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頁2b。

<sup>147</sup> 見曾光岷：〈誥封夫人旌表節孝曾母左太夫人事略〉，頁4a-b。

謂卒年不詳，或誤以為卒於光緒二十一年；或因不察錫嘉卒於夏曆年終，西曆已入下一年，而謂生於西元一八三〇年<sup>148</sup>。凡此之類，均可得以釐清。

### （三）曾懿

曾懿之生卒年，《郎溪縣志》作「1853-1924」，謂「民國13年（1924年）病故，葬於建平鄉之鮑家棚村」<sup>149</sup>，《清人別集總目》作「1854-？」<sup>150</sup>，《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則云：「懿生於咸豐三年(1853)，卒於民國十六年(1927)」<sup>151</sup>。各家說法互有差異而均未作說明，故不知何據。按：袁勵準〈家慈七十壽辰徵詩文啓〉一下筆即云：「歲在壬戌九月初一日，家慈七十壽辰」，壬戌為民國十一年(1922)，據此可推知曾懿生於咸豐三年(1853)癸丑。至其卒年，向有民國十三年及十六年二說，唯是袁勵準《恐高寒齋詩草》書後，有其子袁行濂誌語，云：

民國十六年先祖母病危，公鬢已衰，猶割股以進，純孝如此。<sup>152</sup>

袁行濂為曾懿之孫，所言自是確然有據。然則，曾懿卒年，自以民國十六年為是。

### （四）曾彥

曾彥雖然作品流傳不廣，生卒年卻有諸多說法。《清人別集總目》作「1857-1890」<sup>153</sup>、陸草〈中國近代文社簡論〉一文作「1857-1895年」<sup>154</sup>、《清人

<sup>148</sup> 如《毗陵名人疑年錄》左冰如條下，雖謂「生道光十年庚寅」，卒年則付之闕如（見卷6，頁4）；《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亦作「1830-？」（見頁49）。繆荃孫則誤以為「光緒乙未卒於鄉」（見《藝風堂文續集》，頁21a）。而《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二書卒年雖不誤，卻將生年之西元逕換作「1830」。分別見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76；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655。

<sup>149</sup> 見郎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郎溪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36章〈人物〉，頁1061。

<sup>150</sup> 見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2271。

<sup>151</sup> 見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853。

<sup>152</sup> 按：袁勵準《恐高寒齋詩草》一書，為其子袁行濂據遺稿影印梓行，全書均未標頁碼。袁行濂誌語置於書後，此段引文見頁4b。

<sup>153</sup> 見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2269。

<sup>154</sup> 陸草〈中國近代文社簡論〉云：「其後，又有成都曾懿、曾彥（1857-1890年）、曾鸞芷姊妹的浣花詩社（曾氏姊妹為女詩人左錫嘉之女）」，見《中州學刊》，2001年第4期，頁141。

詩文集總目提要》則謂「彥生於同治六年(1867)，卒於光緒十六年(1890)」<sup>155</sup>，三書均未說明從何推定。

按：上文提及廖平〈清誥封朝議大夫張君曾恭人墓誌銘〉一文，明言曾彥之生卒年。該文云：

曾恭人諱彥，……丁巳十月初一子時生，庚寅十月初□丑時卒於蘇州，寄殯閭門外。<sup>156</sup>

然則，曾彥應生於咸豐七年(1857)，卒於光緒十六年(1890)。可知上引諸說，以《清人別集總目》為是。

本文撰寫過程中，使用各圖書館之寶貴資料，特此致謝。由於本文研究之內涵及方法，屬於一種新的嘗試，疏漏之處，容或不少，尚祈大雅方家不吝指正。

---

<sup>155</sup> 見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1959。

<sup>156</sup> 見《四益館文集》，頁28a。

## 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

林政儀

清代女作家的分布具有家族性、地域性及群體性。由於女性之生活面相對狹小，故其作品中多與家人及親友相涉，相對而言，其家人、友朋作品中之相關記載，則可取以相互印證或補充。是以研究清代女作家，應從家族及群體之角度入手，方能見其全面。

本文要旨在釐清左氏二代才女之親屬關係，以作為研究諸人作品及其互動關係之基礎。研究方法是左錫璇、左錫嘉及曾懿、曾彥兩對姊妹之作品為主，輔以其他親人之著作及宗譜，透過文獻蒐集整理、作品分析比對、親屬關係系聯等方法，建構其家族關係表，並對相關問題提出討論。

關鍵詞：左錫璇 左錫嘉 曾懿 曾彥 才女 家族關係

##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uo Clan of Yanghu and Their Family Relationships

LIN Mei-yi

Family, locality and commun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Qing women writers. Because the life circle of women was relatively narrower than men's, the works of women writer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ere mostly related to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who were also writers. Comparing the works of these family and friends helps us understand the writers' world by making these relations more comprehensive. The Zuo clan of Yanghu produced many important women writers, and we can study them through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ey include the sisters Zuo Xijia and Zuo Xixuan, and the former's daughters Zeng Yi and Zeng Yan. By way of material arrangement, work analysis and family connect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amily lives of these women write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various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art outlining the family 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Zuo clan.

**Keywords:** Zuo Xixuan Zuo Xijia Zeng Yi Zeng Yan *caimü* (talented woman)  
family relationships

## 徵引書目

- 王萌：〈明清女性創作群體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中州學刊》，2005年第6期，頁216-220。
- 左元成等纂修：《常州左氏宗譜》，光緒十六年裕德堂木活字本。
- 左輔：《念宛齋詞鈔》，江陰繆氏雲輪閣鈔本。
- ：《念宛齋詞鈔》，宣統元年南陵徐氏刻懷幽雜俎本，
- ：《念宛齋詩集》，民國刊本。
- ，左昂等續編：《杏莊府君自敘年譜》，清宣統二年木活字本。
- 左錫嘉：《冷吟仙館詩稿八卷詩餘一卷文存一卷附錄一卷》，收入《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光緒十七年華陽曾光照定襄刊本。
- 手緝，曾光照校鑄：《曾氏家訓》，收入《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光緒十七年華陽曾光照定襄刊本。
- ：《冷吟僊館詩餘》，南陵徐氏刻《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
- 左錫璇：《碧梧紅蕉吟館詩草偶存》、《碧梧紅蕉吟館詩餘偶存》，稿本。
- ：《碧梧紅蕉僊館詩草》，稿本。
- ：《碧梧紅蕉僊館詩餘偶存》，鈔本。
- ：《碧梧紅蕉館詞》，南陵徐氏刻《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本。
- （左芸娟）：《碧梧紅蕉館偶存詩草》，稿本。
- 江慶柏：〈《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考補〉，《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1年第2期，頁14。
- 朱汝珍輯：《詞林輯略》，收入《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1987年。
- 紀玲妹：〈論當代常州詞派女詞人的家族性特徵及其原因〉，《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頁54-58。
- 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 郎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郎溪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徐世昌：《晚晴移詩匯》，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 等：《大清畿輔先哲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
- 袁勵杰修：《桓台志略》，濟南：平民日報社，1933年。
- 袁勵準等：《誥封一品夫人袁母曾太夫人七十賜壽壽言錄》，1922年排印本。
- 袁勵準：《恐高寒齋詩草》，出版地不詳，1974年。
- 袁績懋：《味梅齋燼餘草》，光緒六年福州刻本。

- 陸草：〈中國近代文社簡論〉，《中州學刊》，2001年第4期，頁141。
- 梁淑安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近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張惟驥撰：《毗陵名人疑年錄》，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 ，蔣惟喬等補：《清代毗陵名人小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張祥齡、王鵬運、況周頤連句：《和珠玉詞》，光緒二十年刻本。
- 、胡延連句：《雙伽陀詞》，清刻本。
- 、鄭文焯、王鵬運、況周頤連句：《子苾詞鈔》，收入《六譯館叢書》，成都：存古書局，1921年。
- ：《半篋秋詞》，1924年石印本。
- ：《受經堂集》，收入《六譯館叢書》，成都：存古書局，1921年。
- 曾彥：《桐鳳集》，光緒鉛印本。
- ：《虔共室遺集》，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 曾詠：《吟雲仙館詩稿》，收入《曾太僕左夫人詩稿合刻》光緒十七年華陽曾光煦定襄刊本。
- 曾懿：《古歡室詩詞集》，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 ：《女學篇》附《中饋錄》，光緒三十三年長沙刊本。
- ：《醫學篇》，光緒三十三年長沙刊本。
- 葉大鏞等修、林思進等纂：《華陽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年。
- 廖平：《四益館文集》，收入《六譯館叢書》，成都：存古書局，1921年。
- 趙爾巽等撰、啓功等點校：《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 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7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嚴玉森纂輯：《虛閣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7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 嚴偉：《嚴山自訂年譜》，手稿本。